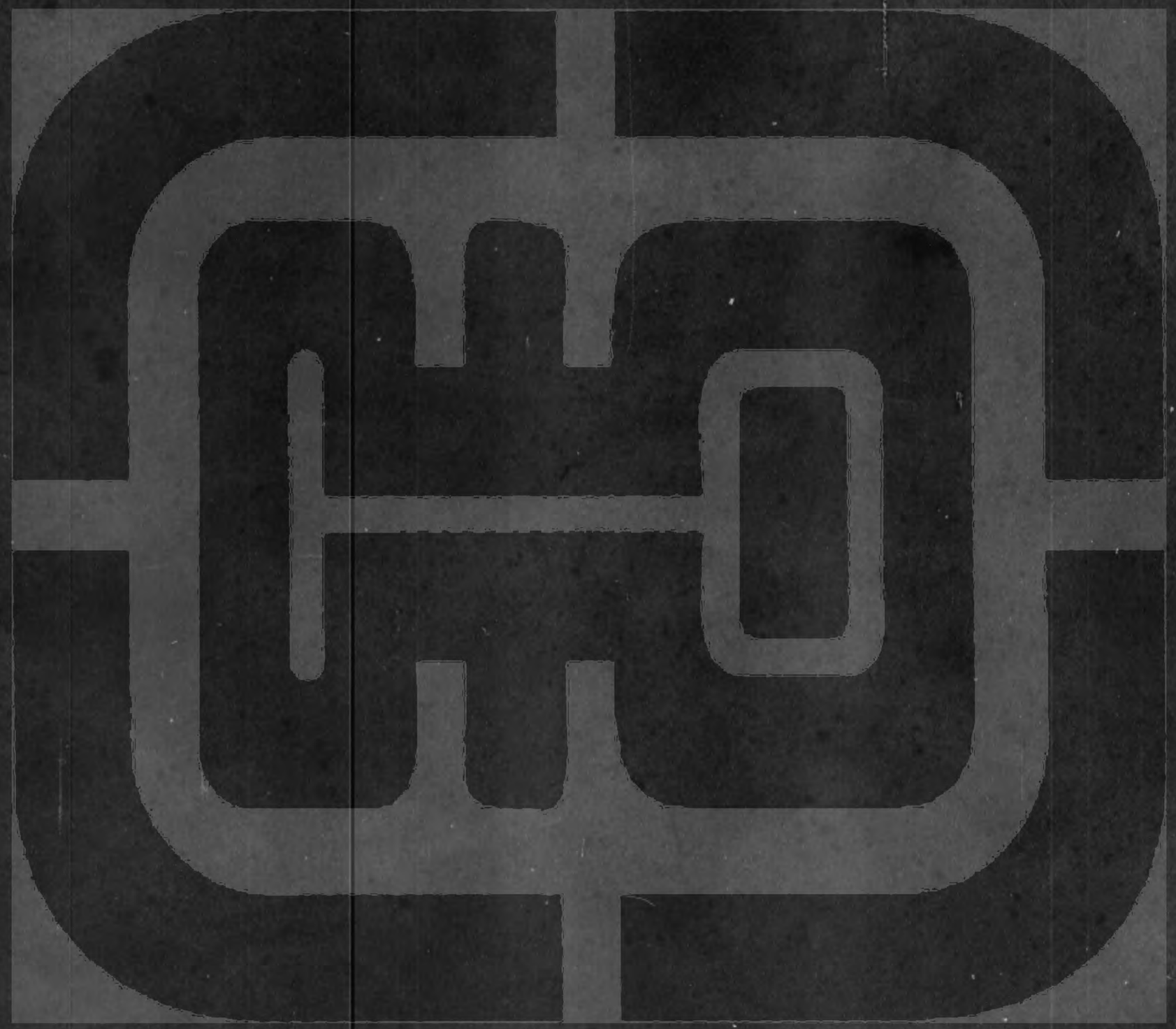
۱۰۲۱۱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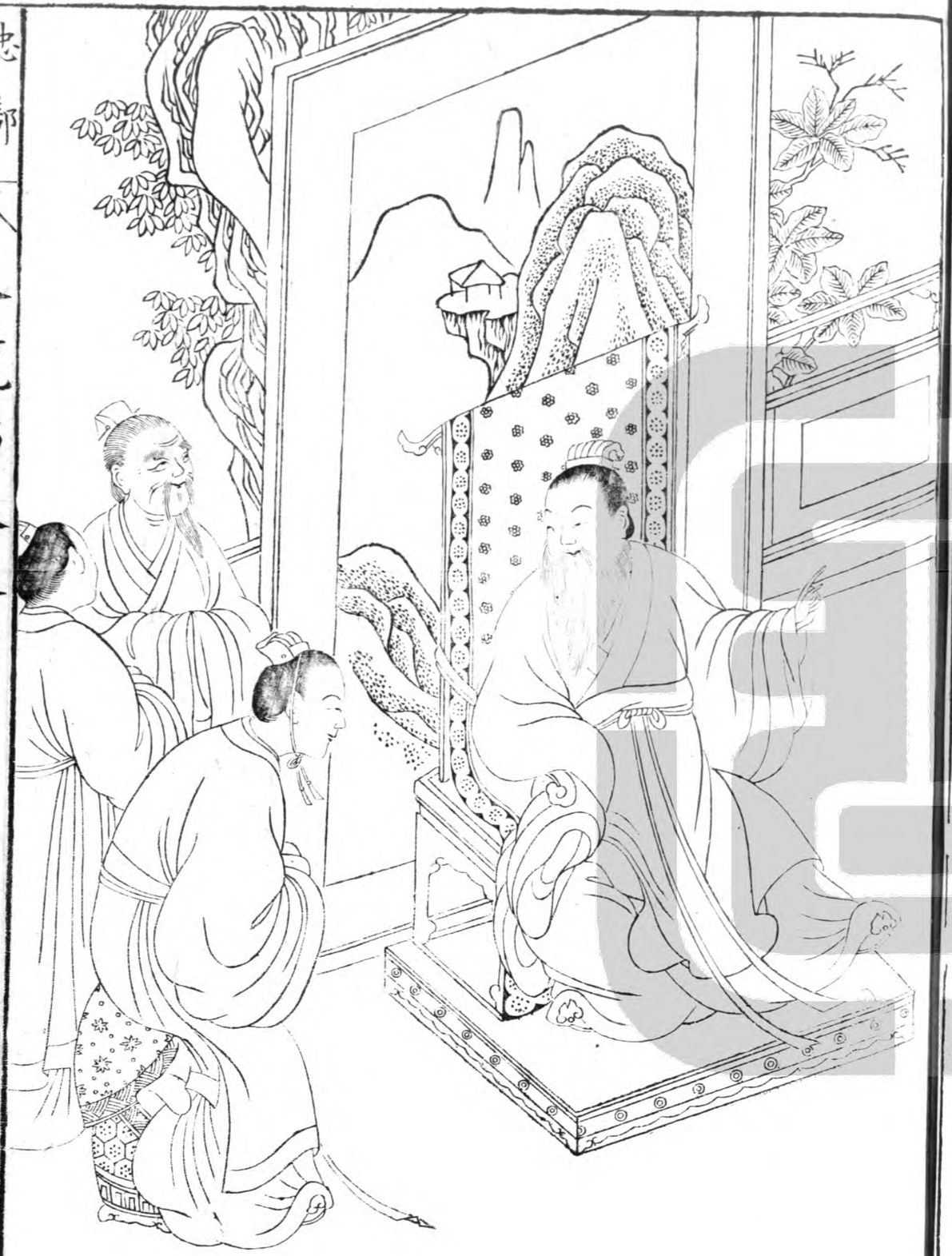
人鏡陽秋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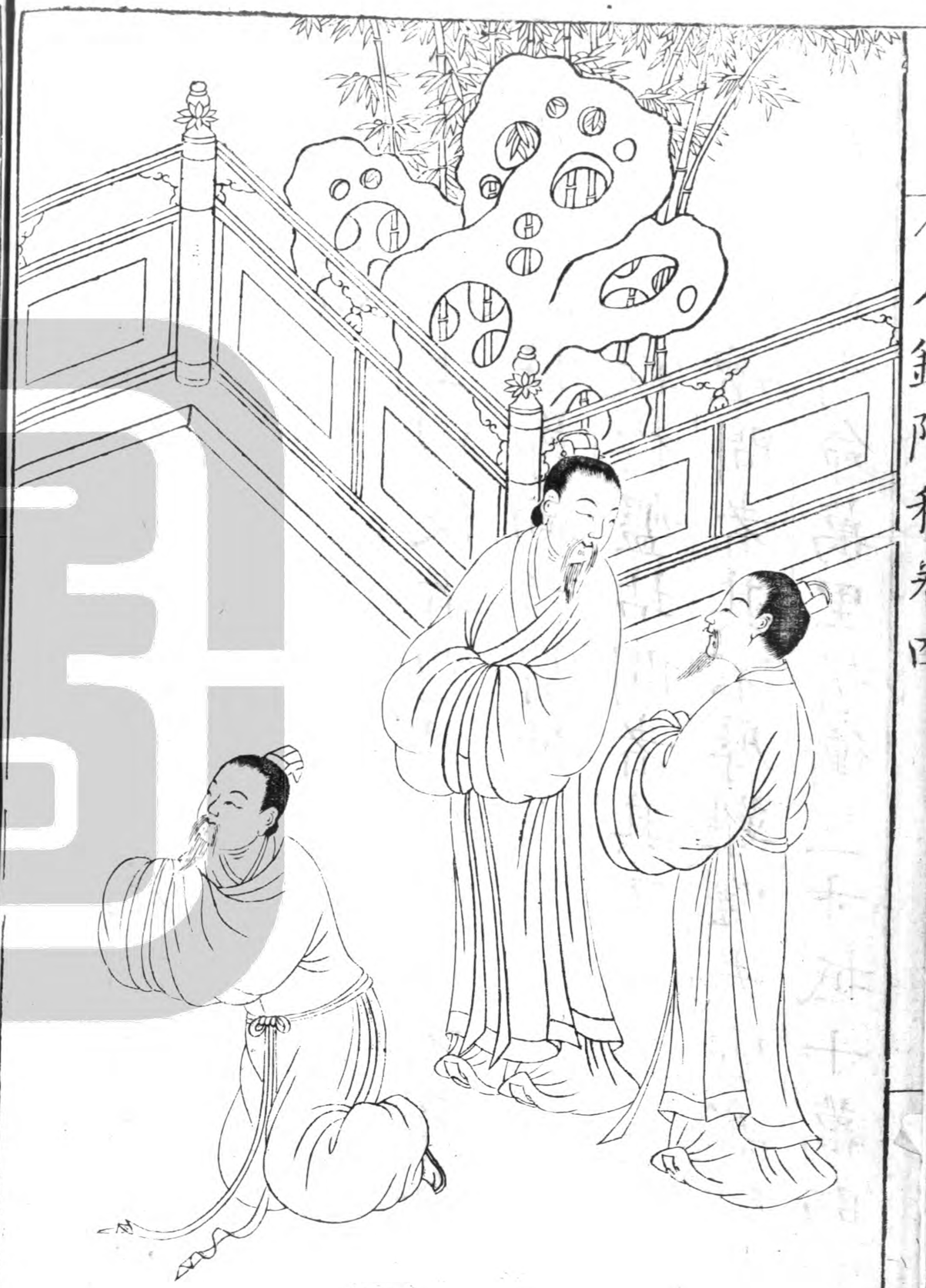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忠部

奉使類

無無居士曰使者憑君之靈以不辱命為貴然執圭持節而者皆其不辱易而胃刃齒游旌接轂於盤坫間者其不辱難嗟夫雪窖銷魂氷劒於腥羶間者其不辱難嗟夫雪窖銷魂氷天灑血街命萬里折衝三寸抵十萬師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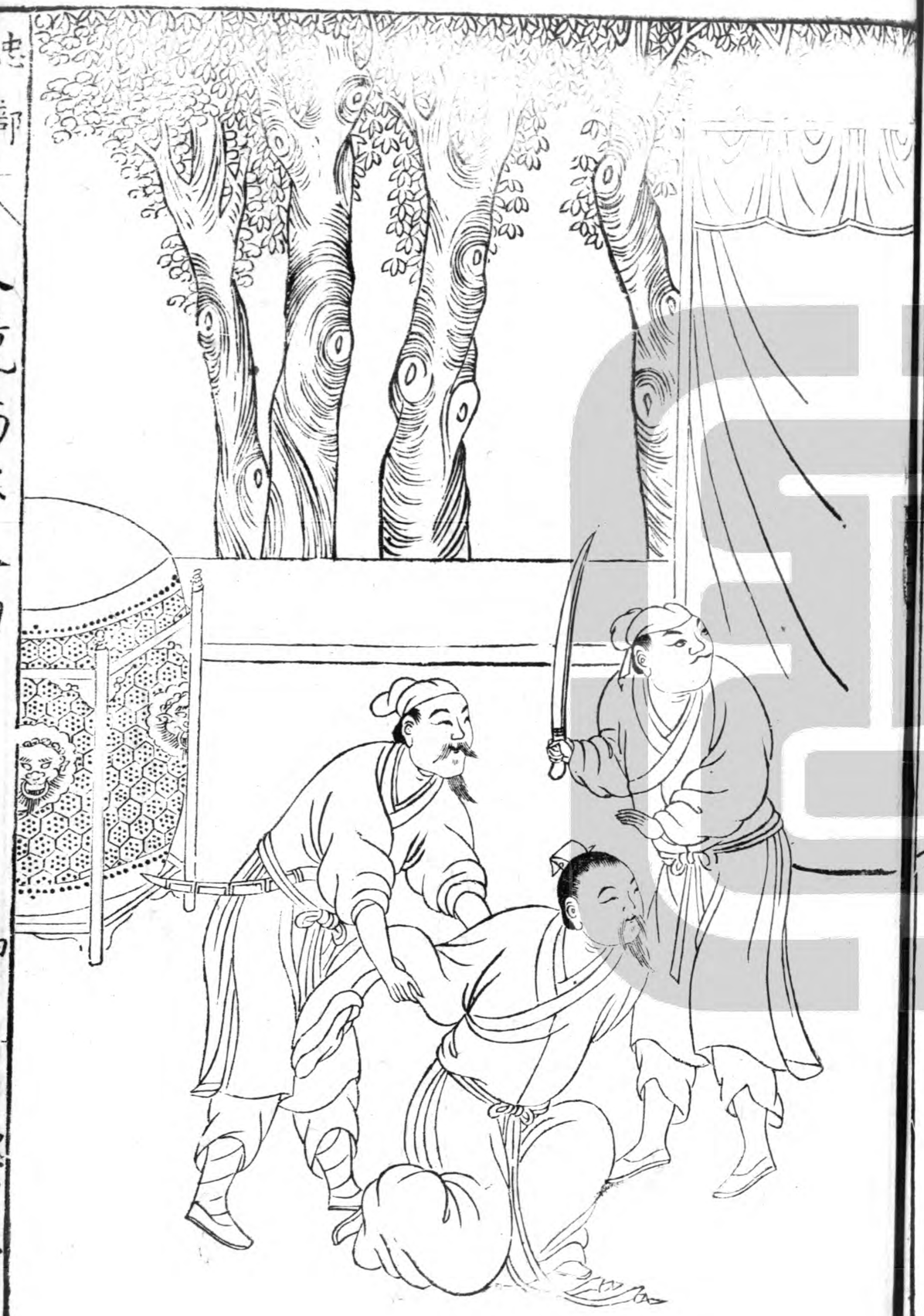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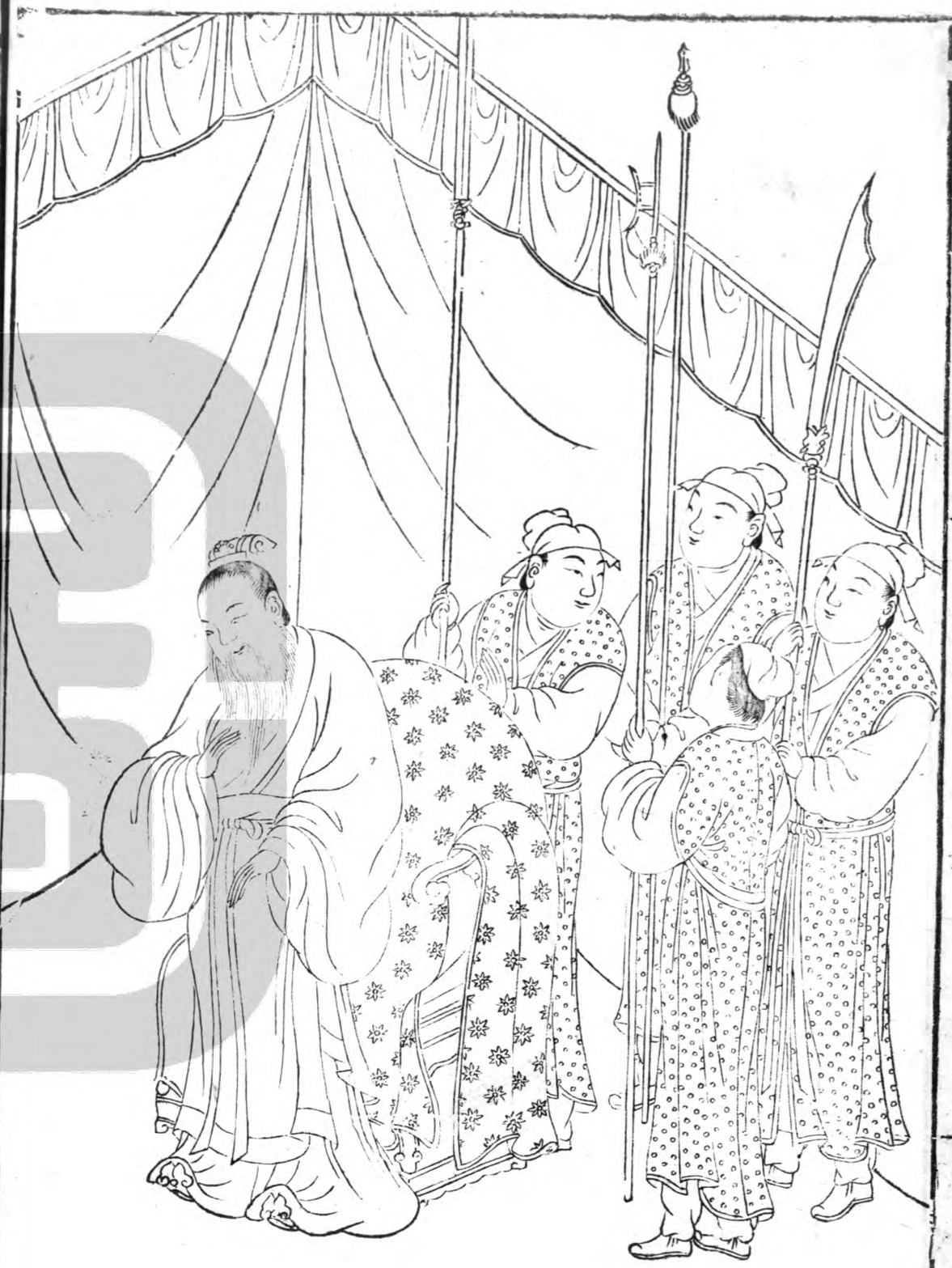
陰飴生

晉陰飴生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怦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乃歸晉侯

無無居士曰善哉呂甥可謂使命不辱矣夫主辱臣死韓原之役辱莫甚焉幸而甥之使述小人以樹威而憚秦又述君子以引咎而動秦皆死心也秦雖暴橫安得不憚而且動哉秦伯乃謂是吾心是中窾之論矣柰何後以畏偪故而蒙秦伯之戮哉惜也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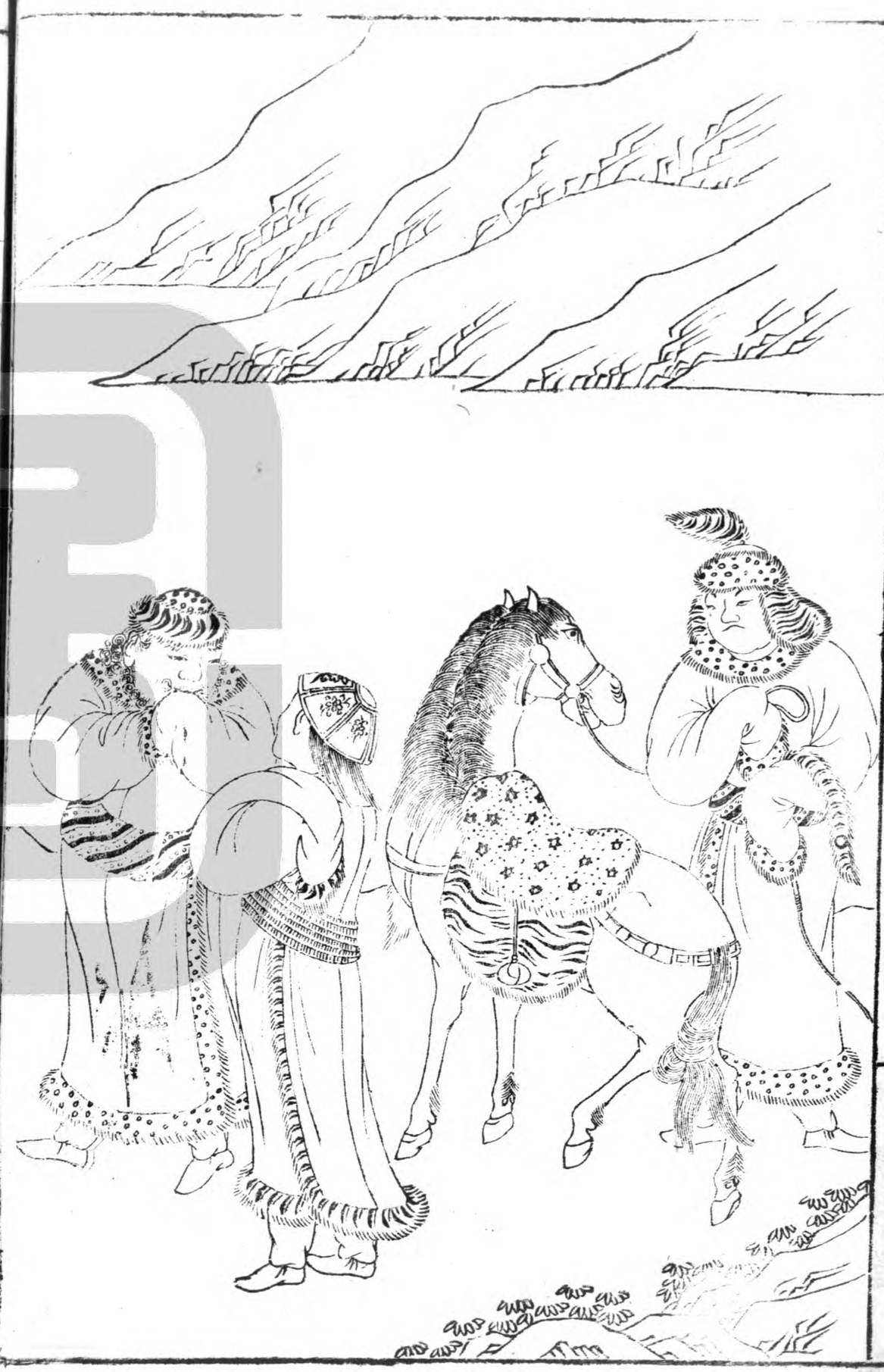


蹶由

春秋蹶由吳子之弟也時楚子伐吳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卜来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巫使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曰矣今君奮然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吾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

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叡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無無居士曰吳蹶由臨難亢辭借函為吉殊無楚囚之態豈真守龜告吉哉彼即人中之元龜也夫吳楚不相下已久赫赫楚國江漢是憑區區之吳即以釁鼓且自分之及巫臣

伍員之憤逞楚昭始疲於奔命矣嗚呼楚囂吳
耶吳囂楚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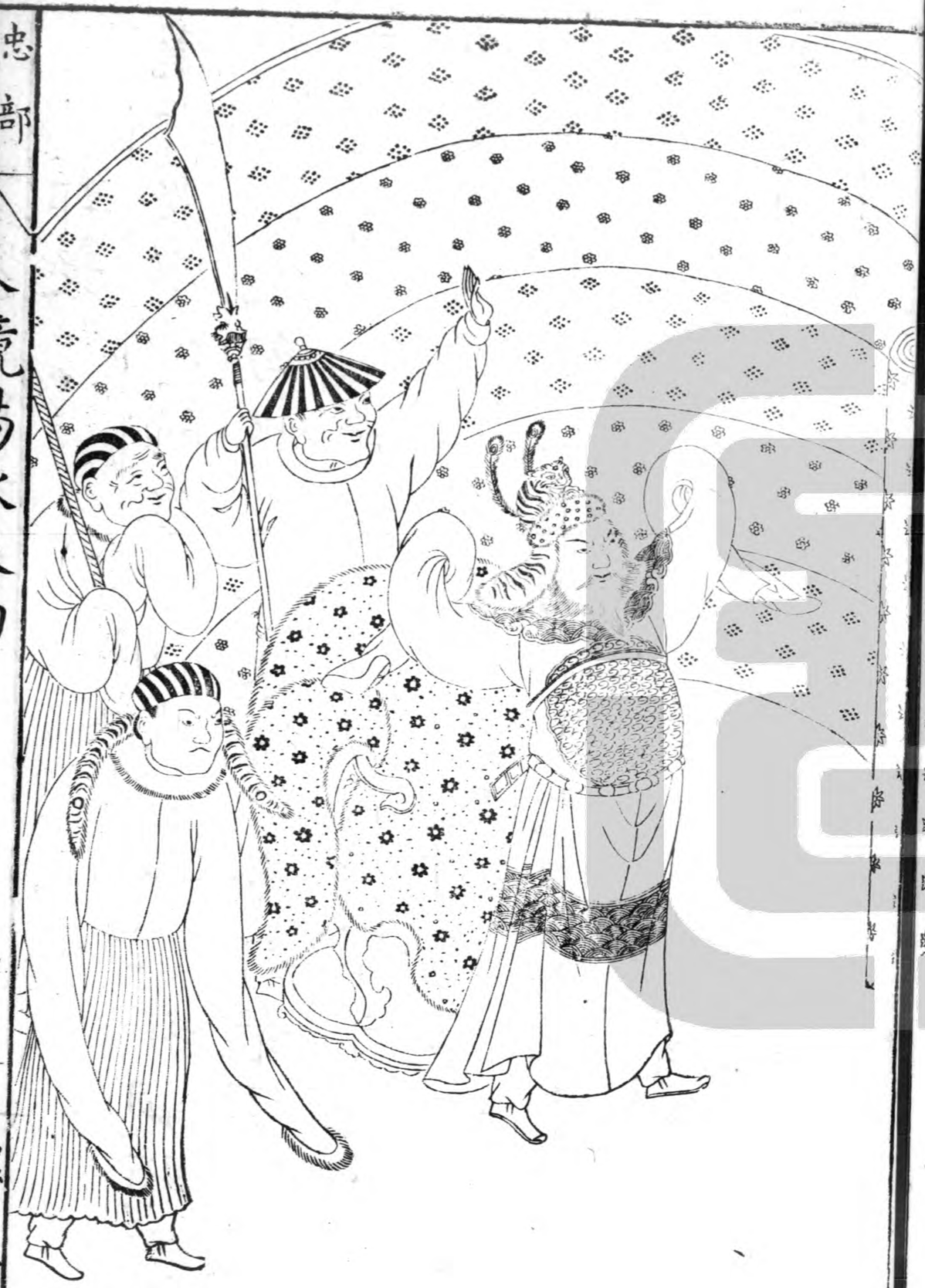


蘇武

漢蘇武字子卿武帝時為中郎上遣武送匈奴使還匈奴匈奴脅武降武不屈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日飲羝乳適有漢侍中李陵降在匈奴乃置酒與飲勸武降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苦如此武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愿肝膽塗地今得殺之誠甘樂愿勿復言後得還鬚髮盡白封

典屬國

無無居士曰蘇武之峻節千載以下讀其傳猶令人寒心而銷骨然衛律之說降與李陵一也于律則罵之于陵直効死其前豈不謂故人耶至於酒酣起舞泣下數行忍哉漢武棄之絕域而子卿生還當疏高爵崇茅土猶不足酬之乃僅典屬國漢武真少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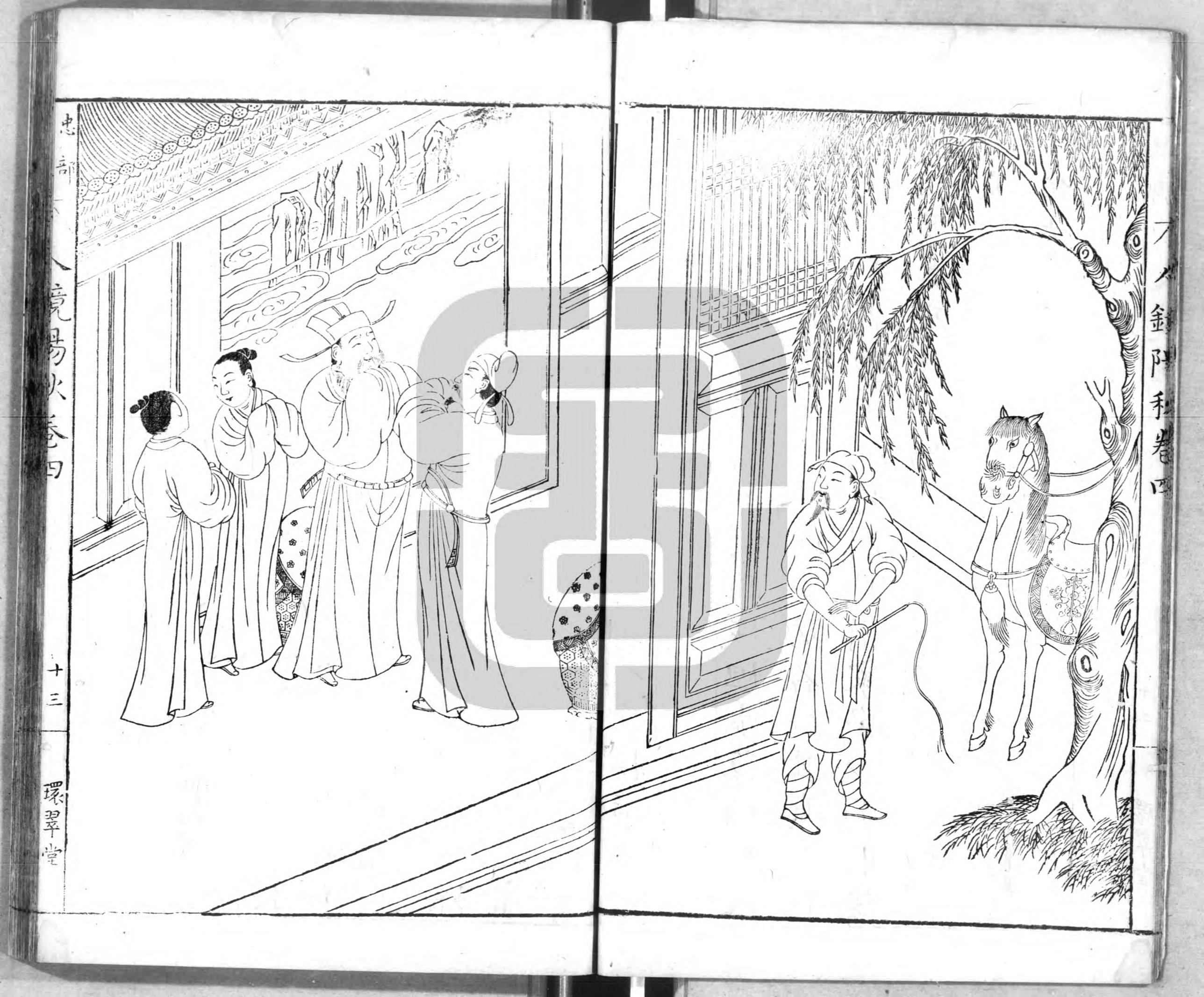
鄭衆

漢鄭衆字仲師永平初北匈奴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之欲脅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衆上疏曰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耳雖匆報答可也帝不從復遣衆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追衆還繫廷尉會赦免歸帝得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白衆為軍司馬無無居士曰匈奴所以恐喝漢死者其仗倆止於拘囚困苦亦畏漢強大不敢甚加害也苟遮得其情出機權以制其利害則一使之任賢於十萬師矣鄭衆不屈固已讋服其心柰非凡所見漢廷自沮之何夫爭之於虜庭仍還就以報答古今之通患也惜哉

班超

漢班超字仲升扶風人章帝時為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於賓衛庶李邑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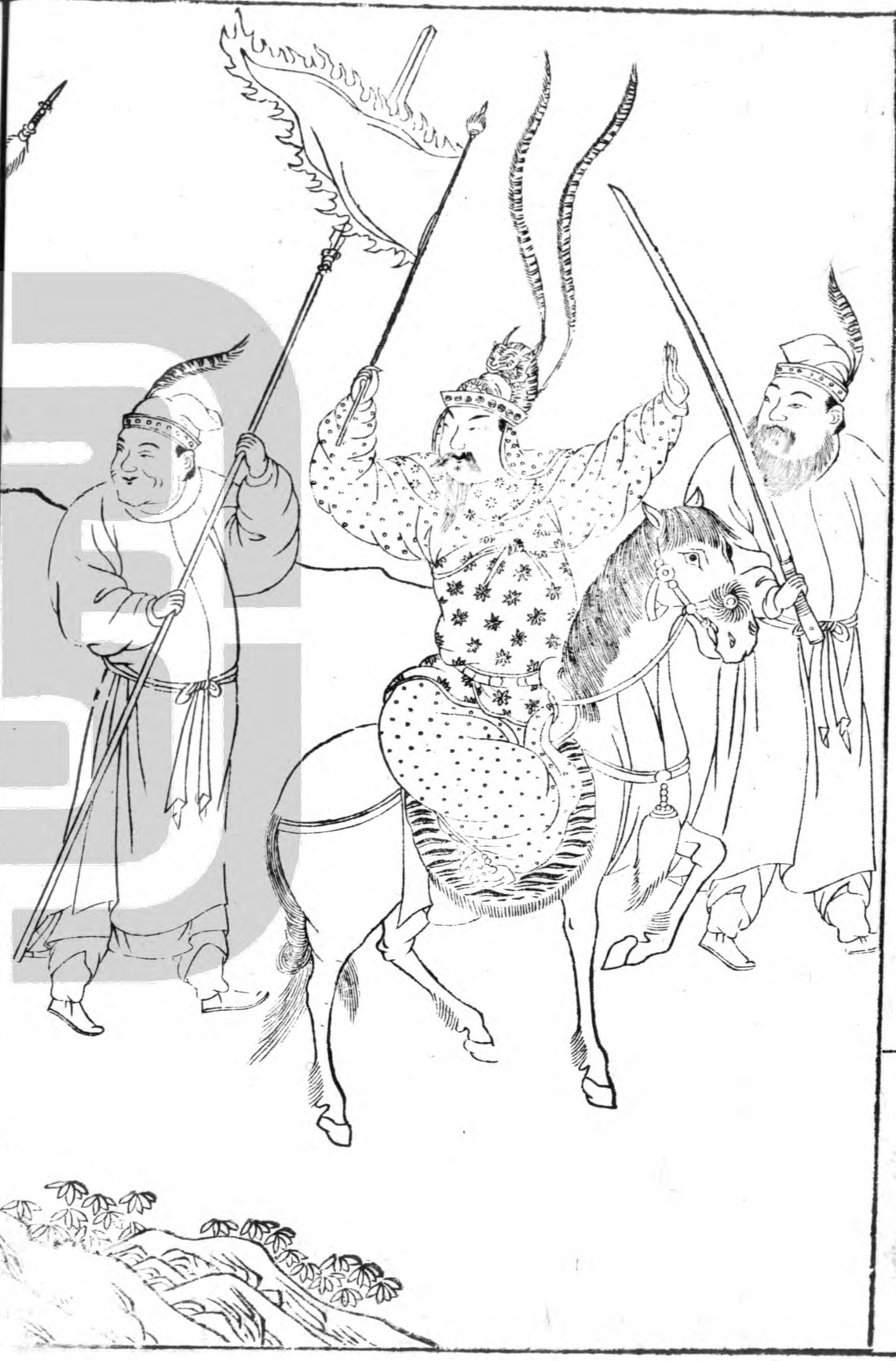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班定遠使西域坦步葱嶺咫尺龍沙固欲膏身於此以要功名計其棄毛錐而荷長戟即父虎兄固卄捐家學以圖肘後之懸矣及讒行而投杼之疑免反遣邑以還京非虛懷者不能其萬里雄飛而玉關生還信丈夫之度越者也


忠部
人鏡陽秋卷四
十三
環翠堂

温嶠

晉温嶠字太真與劉琨在并州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琨謂温嶠曰班虎識劉氏復興馬援知光武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鄉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遂過江于時江左管建始爾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

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以尚是諱其絶裾而嘉其奉表矣夫應萬里而投軀不恤其宣力本朝之志已堅故能受遺全節擊憤之智早貽扳舌之怒枕戈之恍辛致皇輿之旋微夫人之忠憤王處仲不幾移國乎劉琨慷慨清嘯解圍辛也推心異類以致幽圄痛哉



鄭元璹

唐鄭元璹貞觀中為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攻太原詔起元璹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馹銜箠於道令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伺頡利遂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于公哉

無無居士曰大丈夫不登鉉擁纛得持節禦虜於口舌間為朝廷增氣亦自以豪突厥當貞觀中嘗薦食中國鄭鴻臚往信盟誓論和戰利害裦部落私情即頡利雖暴安肯棄利就害以犯區脫而望其腹哉宜太宗金石之賜謂單于接踵如樂之和而魏絳為復覩也

富弼

宋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幷丹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来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公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就使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嵗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無無居士曰富鄭公使幷丹乃宋代不朽之鴻勳也當慶曆間元昊跳梁西陲用兵北虜復乘間啟釁羽書旁午不有皇華星軺輶軒破

虜謀則奚車胡馬

本朝之體勢折虜人之情窾南北通和彊矯

恬謐直至宣和結金好撤藩籬舉鄭公之盟

約而弁髦之靖康之禍稔欲輸歲幣如金酋

非遼比何

洪皓

宋洪忠宣公皓奉使金軍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傷齊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廢不足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乃忍事之耶粘罕怒命壯士擁下執劒夾承之公不為動意旁貴人嗟曰此真忠臣也止劒士以目為跽請遂流遞于冷山冷山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嘗得獻耿蜀策持以問公公應陳古事梗之悟室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卻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悟室義而止無無居士曰洪忠宣可謂古今勁節云夫二聖不迈冷山流遞四月草生而寒暑倒易南冠涕泣甘作楚囚即粘罕狼噬悟室鯨吞遠愧庑生不得御太公而歸漢矣縱委身異域其如衛命何嗚呼胡馬北風越鳥南枝忠宣此情覩漢幟於陰山之北雖死亦快云

朱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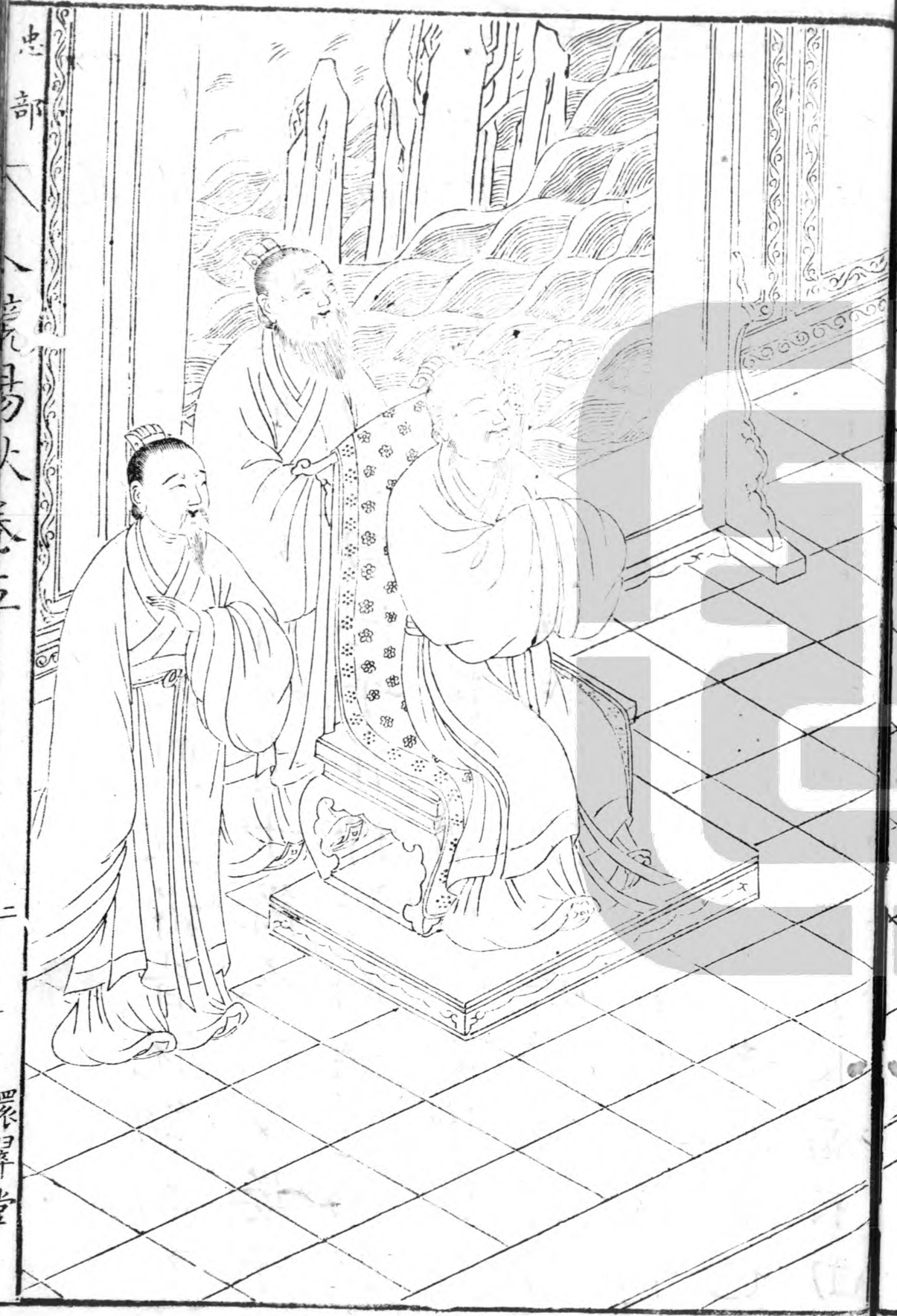
宋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吏部松之從叔父也為通問副使使金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詐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其後王倫再使復歸以弁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愚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讀之感涕無無居士曰朱少章之使虜自分以必死逼仕豫以死拒遺人書以死期題其墓以死報至送大行之詞又云攀龍髯而莫逮其死君之心何嘗一刻忘耶噫白頭都盡青史誰真所不泯者丹心爾余謂少章其不死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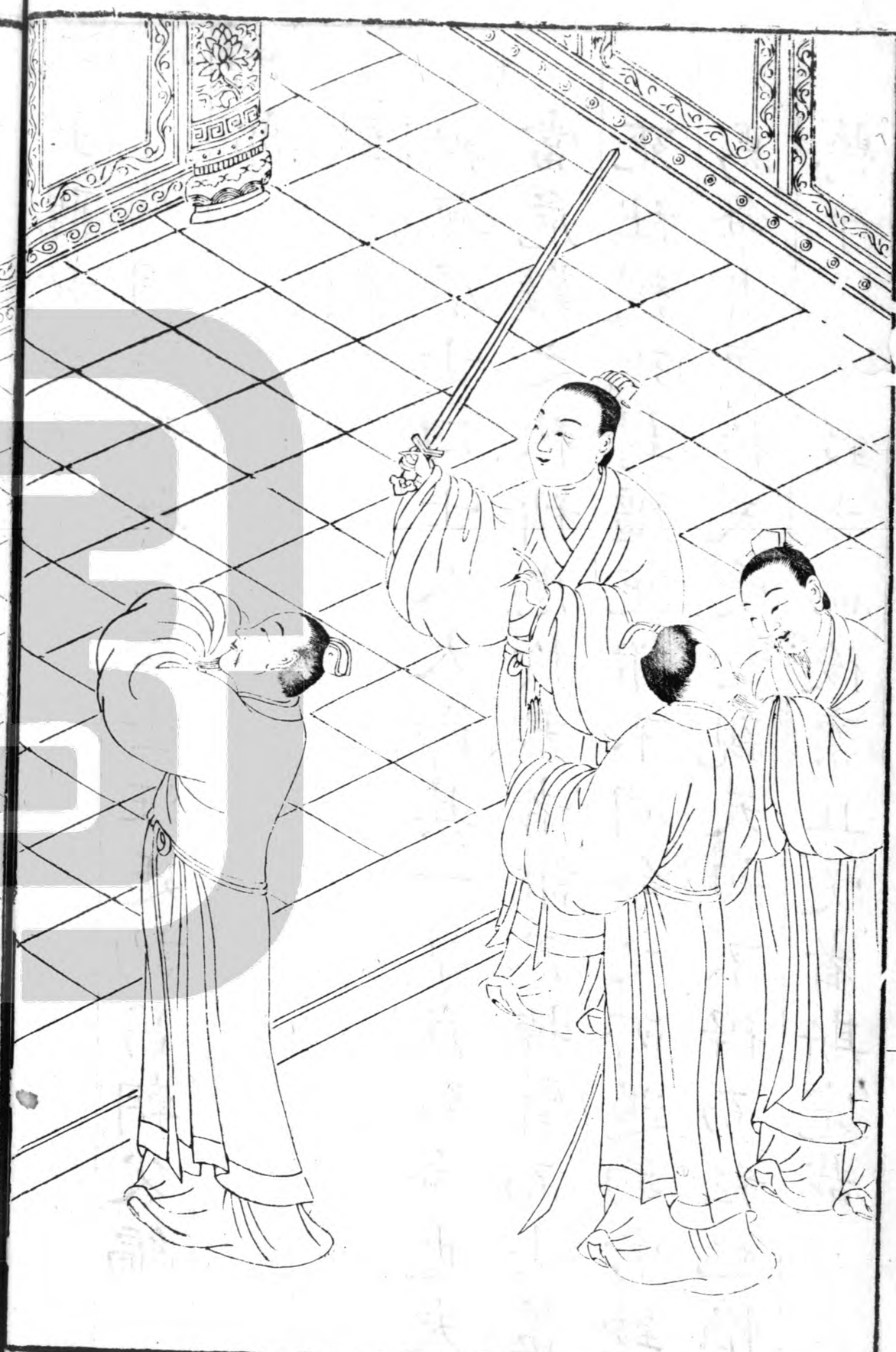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忠部

致命類

無無居士曰士大節其一見危致命也夫當危難之秋稍忠於君者誰忍掉臂而去蓋死社稷死封壇死雖不同命之所遇均當致馬命者稟於天受於親天親不得而私也惟懸于君必致之而後稟且受者斯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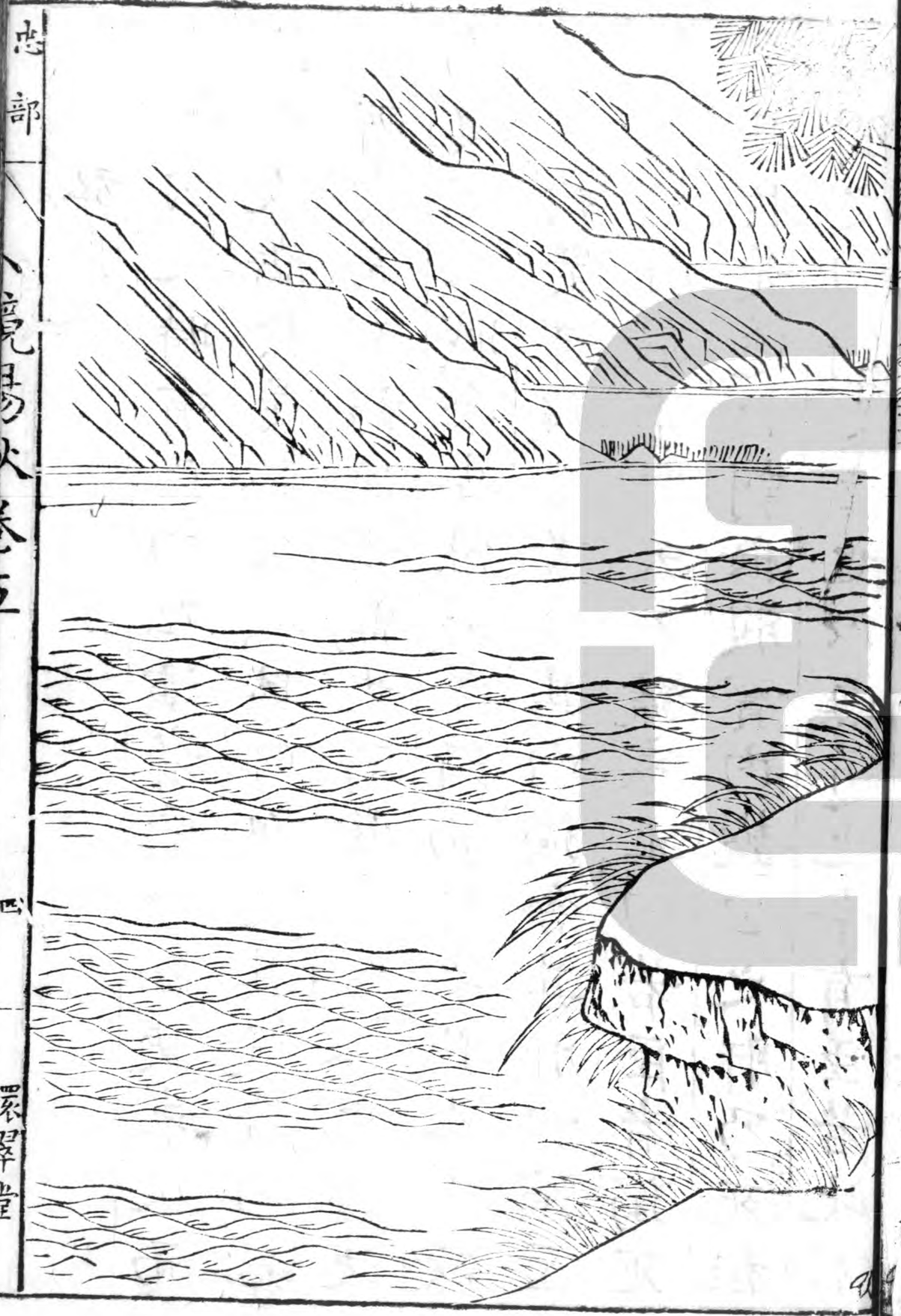




晏子

齊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劒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桮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走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殺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當已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

無無居士曰崔子挾弑君之餘厲劫士大夫敢任之正社稷為重之謂史遷以見義不為盟晏子不盟且不死不亡而謂非其私暱誰譏郤二泉以不明討賊譏二者皆非定論夫晏子於尚懸于杼既不死亡他無可為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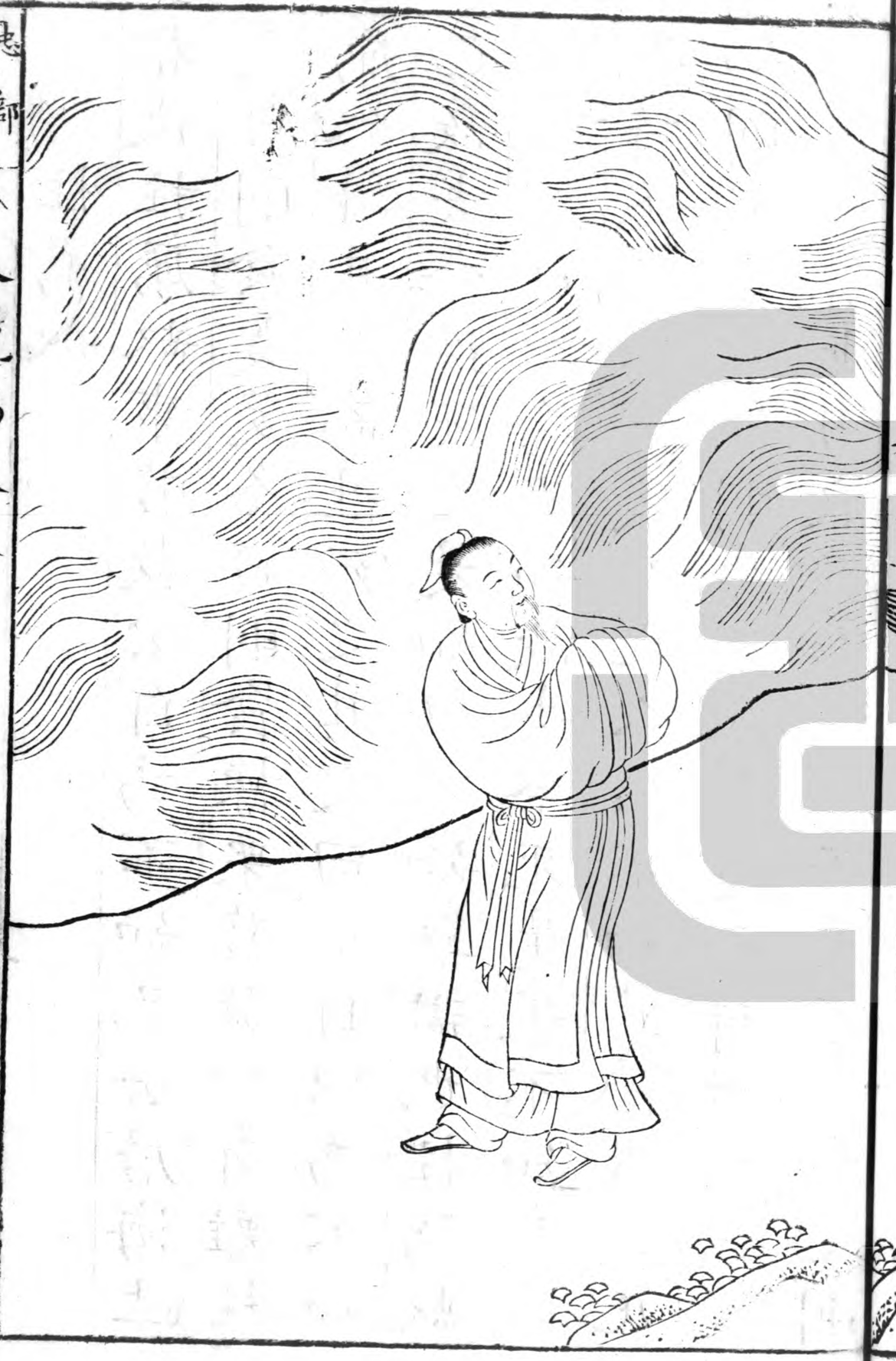


弘演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于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

無無居士曰昔人以于犨請矢孟陽拊牀與納肝並稱嗟夫非其倫矣懿公撫有衛國即鶴有乘軒者不過志栖于清遠閑放爾然無事而鶴寵有事而民奮鶴與國人不有分耶柰何衛人一懟而忍其君死於狄是國人皆化於鶴謂之小人乘軒奚不可云惟弘演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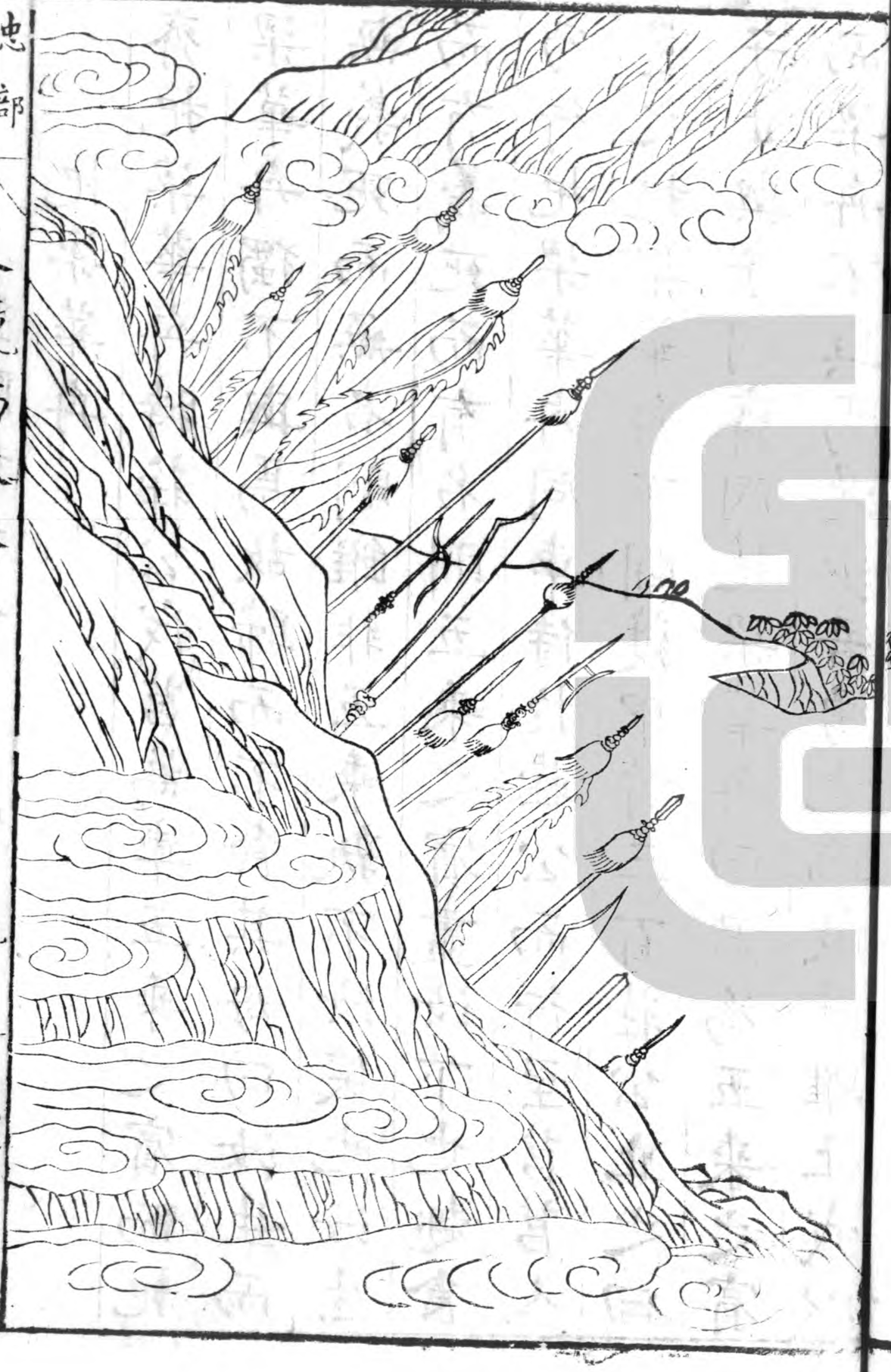
其君罹禍至納肝而死之其振翮凌霄之姿
豈凡羽可得齊衛國羽儀再振賴之矣



柱厲叔

春秋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曰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

無無居士曰狼瞫以見黜而勵君子韙之則無無貶辭第狼瞫黜在行伍死猶職耳柱厲已去海上矣親狎白鷗投綸鼓枻歌長楚樂無知豈不足了一生耶乃迫而死君之難不過激於名也且曰以愧人主不知其臣者是誠死名也非死不知也忠之過哉



杞梁華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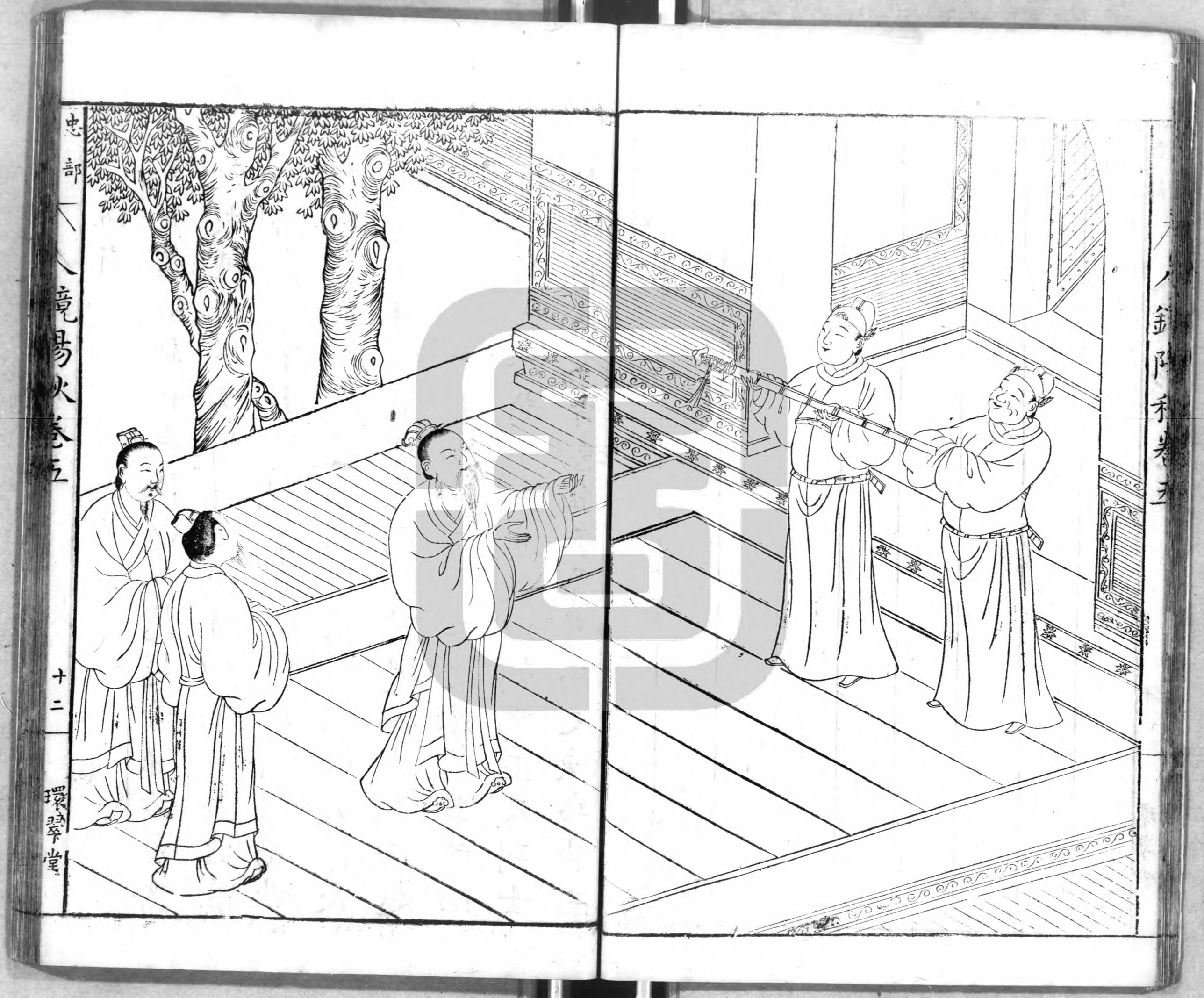
齊杞梁華舟時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梁舟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

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隳庳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初也来吾踰子隳庳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梁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

耶噫

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曰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

無無居士曰莊公為勇爵州綽不與猶曰晉隸令為車五乘之賓以襲莒而杞梁華舟不與豈故抑而激之耶然二子之勇隘戾重為先鳴竟死于莒爵耶車耶勇而先鳴者屬之誰耶莊公於是失爵賞之典矣既也撫楹而歌勇士未見有先鳴者豈無以死莒者死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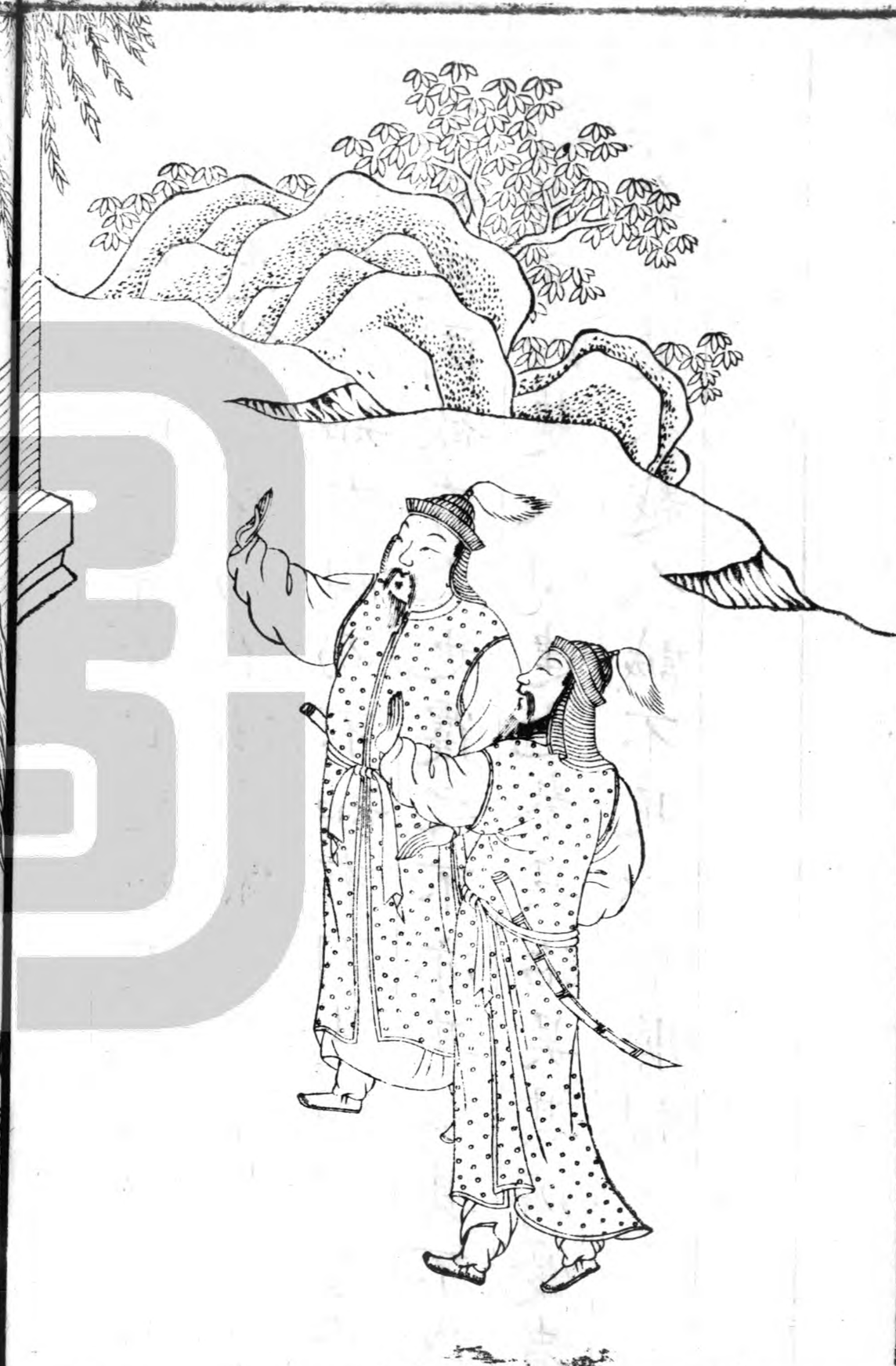

忠部
八
竟陽秋卷五
十二
環翠堂

伍員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傔於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吳將許之伍員曰不可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後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而又諫弗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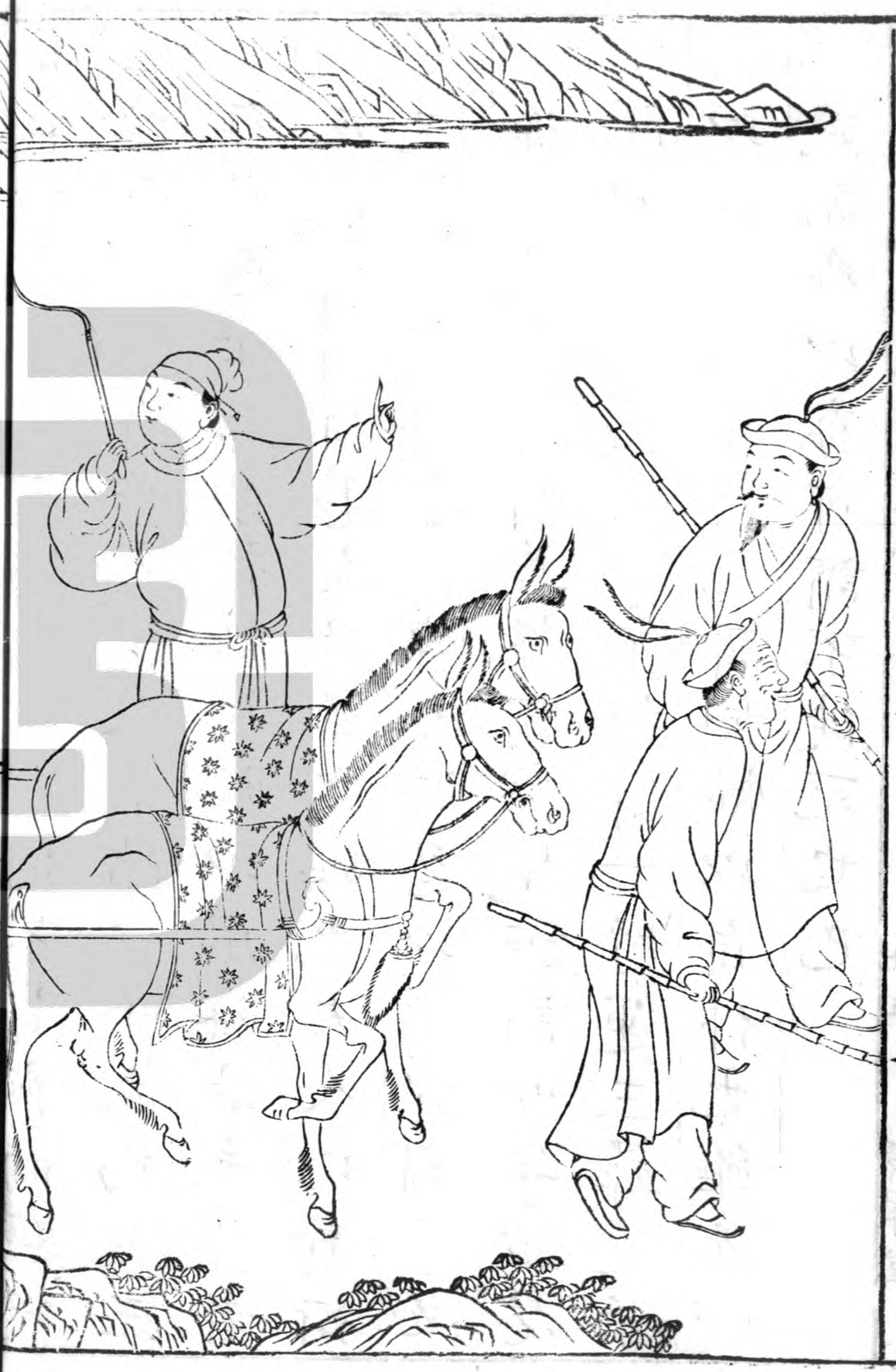
則之屬鏤以死

無無居士曰子胥欲亡越以其為國之心疾也然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屬子於齊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有國楚國可覆乎父兄死國欲存之也覆之不亦甚哉其不伐鄭者亦以楚人視建也豢吳治吳其所憂者深矣彼楚人越人誠不足以肝膽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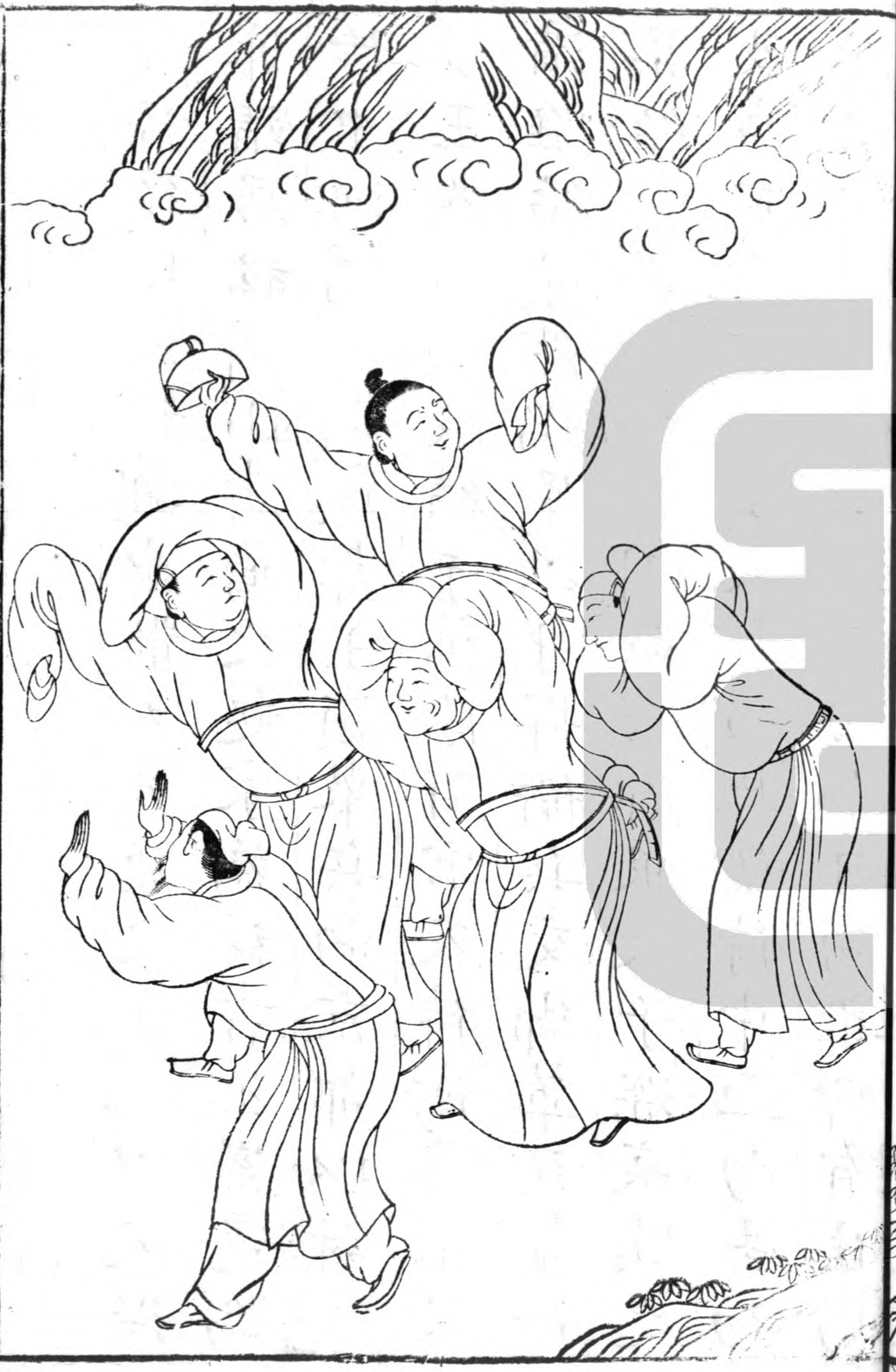
王蠋

王蠋居齊之畫邑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毅之入齊也聞蠋賢令於軍曰環畫三十里毋入使人謂蠋曰齊人多吾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言故退而耕于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有刼之以為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而食祿者乎乃相聚求諸公子立為襄王無無居士曰樂毅欲將蠋以風齊城未下者反為齊借資甚矣此舉之謬也夫人以賢稱既不覩重利亦不慱名高忍以身賣國乎必從而死之死則義聲震齊境詎謂吹竽鼓瑟闘鷄走犬之徒寧不振聾一呼運三尋之矛以向敵耶是毅為齊樹幟以自仆也雖然蠋死而齊以存可謂不徒死也已



王尊

西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治尚書論語初元中舉直言任號令擢安定太守後遷益州刺史道至邛郲九折阪先是王陽守是州至此王陽嘆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至是尊復至其阪問其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遂叱其御疾驅之乃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後治河水有功上嘉之陞京兆尹秩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於官無無居士曰君與父一也為其所在則致死焉故阪同也車同也回馭則孝子而體為親之遺叱馭則忠臣而體為君之身若褒菽水貶鼎食則經綸為鋪張之具軌法皆爭亂之資矣故別色入朝一明發之義黎元信我為列眉者亦我之屬毛離裏也誰謂忠孝二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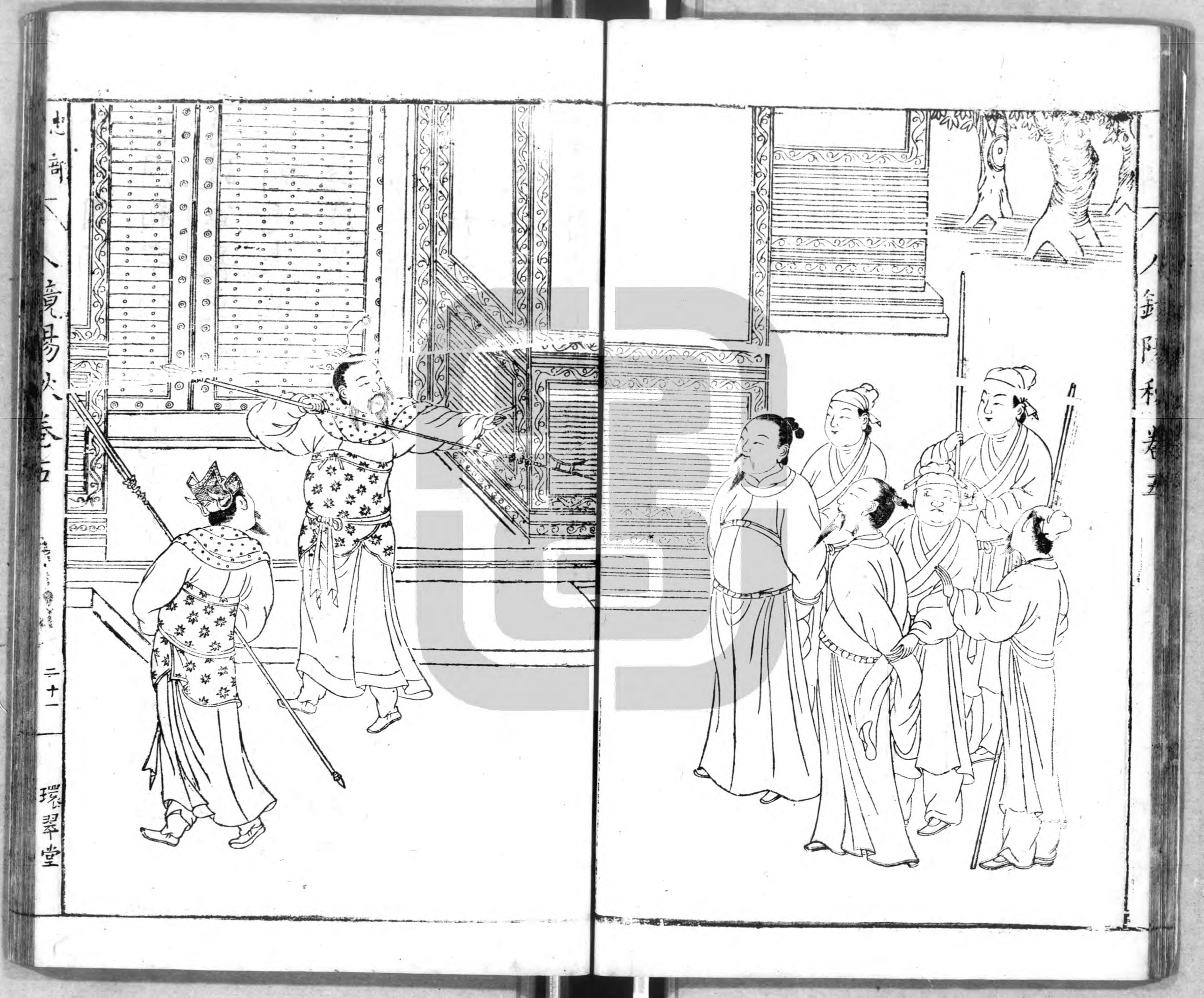


嵇紹

晉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薦之起家為秘書丞累遷為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鄉有佳馬不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嘆息

無無居士曰延祖應山濤之薦不免貽譏清議此以偉元律之而不以大公論者也夫君天也天可讐乎中散以膚受見誅是讐在譖初不在誅則晉室不臣將何臣乎況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竭其忠即全其孝也故蕩陰之死血濺御衣帝靳勿浣傷心

哉侍中之血貞魂忠魄常繞於斯帝沉痛之矣又何議者云云



忠部
八
竟陽秋卷五
二十一
環翠堂
八
金陵秋卷五

周顗

晉周顗字伯仁為尚書左僕射太興初王敦搆逆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之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罵不絕口遂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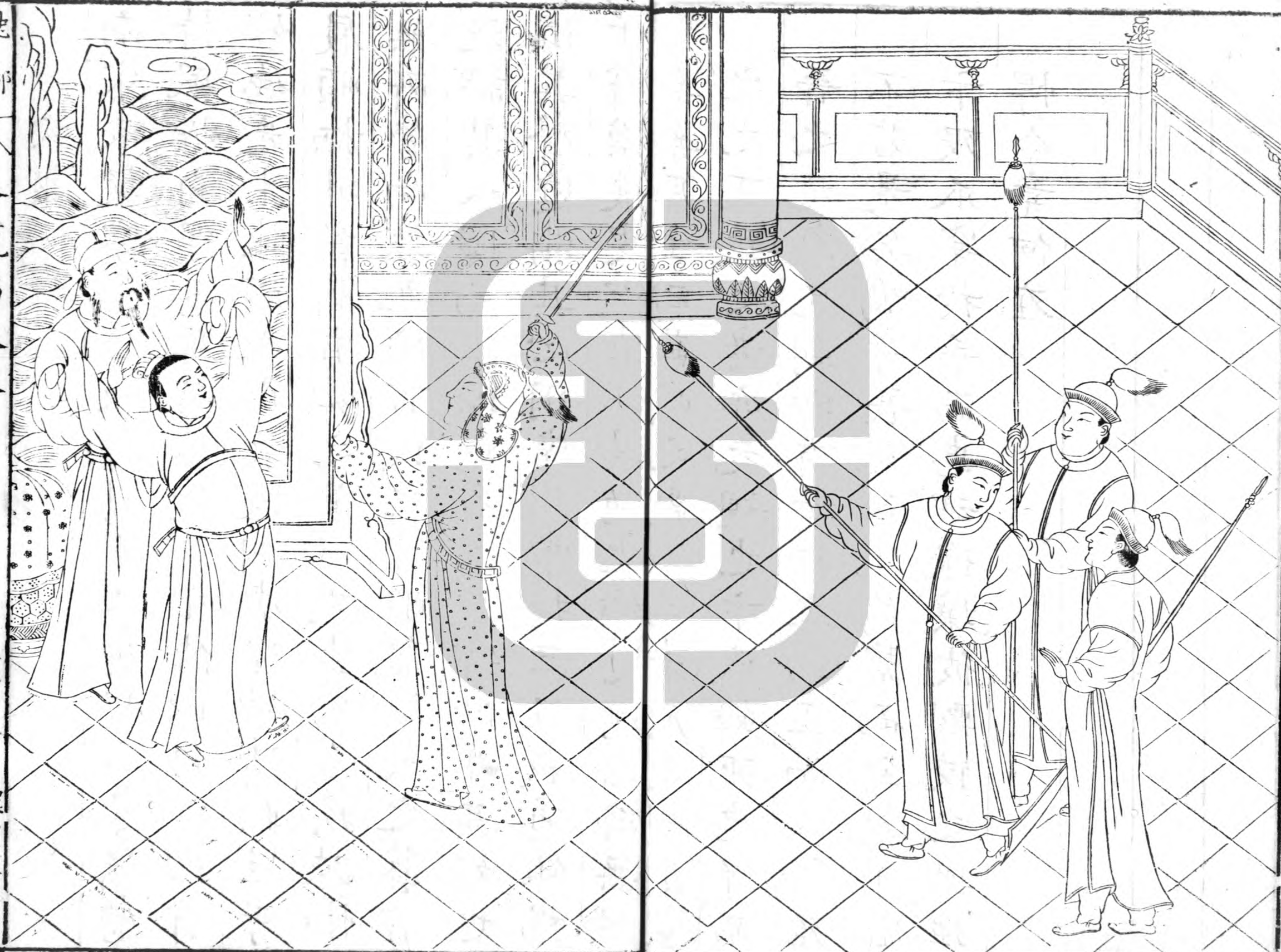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伯仁之死殺之者敦所以殺之者王茂弘也蓋伯仁性剛而簡當茂弘之呼畧無顧盼潤步哆言譏彼賊虜懸印肘間所謂百口之累者捧若隋珠已陰置掌中矣及于湖棹舉石城旌揚戴淵與顗並以人望見收忠而被戮良友徒負豈不惜哉主雖垂餌以終全無救幽明之隔越矣

忠部
八鏡陽秋卷五
二十三
環翠堂

卞壼

晉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成帝時蘇峻反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討之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還鄧詣闕謝罪峻復進攻青溪壼與諸軍拒擊六軍敗績壼時裨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殁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氏撫二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

無無居士曰蘇峻之亂激之者庾元規則望之之死致之者亦元規也卞氏雖死忠孝而晉之元氣已剥即有士行之勤王而故節殆不若是矣嗚呼養死血化為碧而勁氣干霄卞殁爪穿於手而忠魂徹壤彼剽狡之與強悍今竟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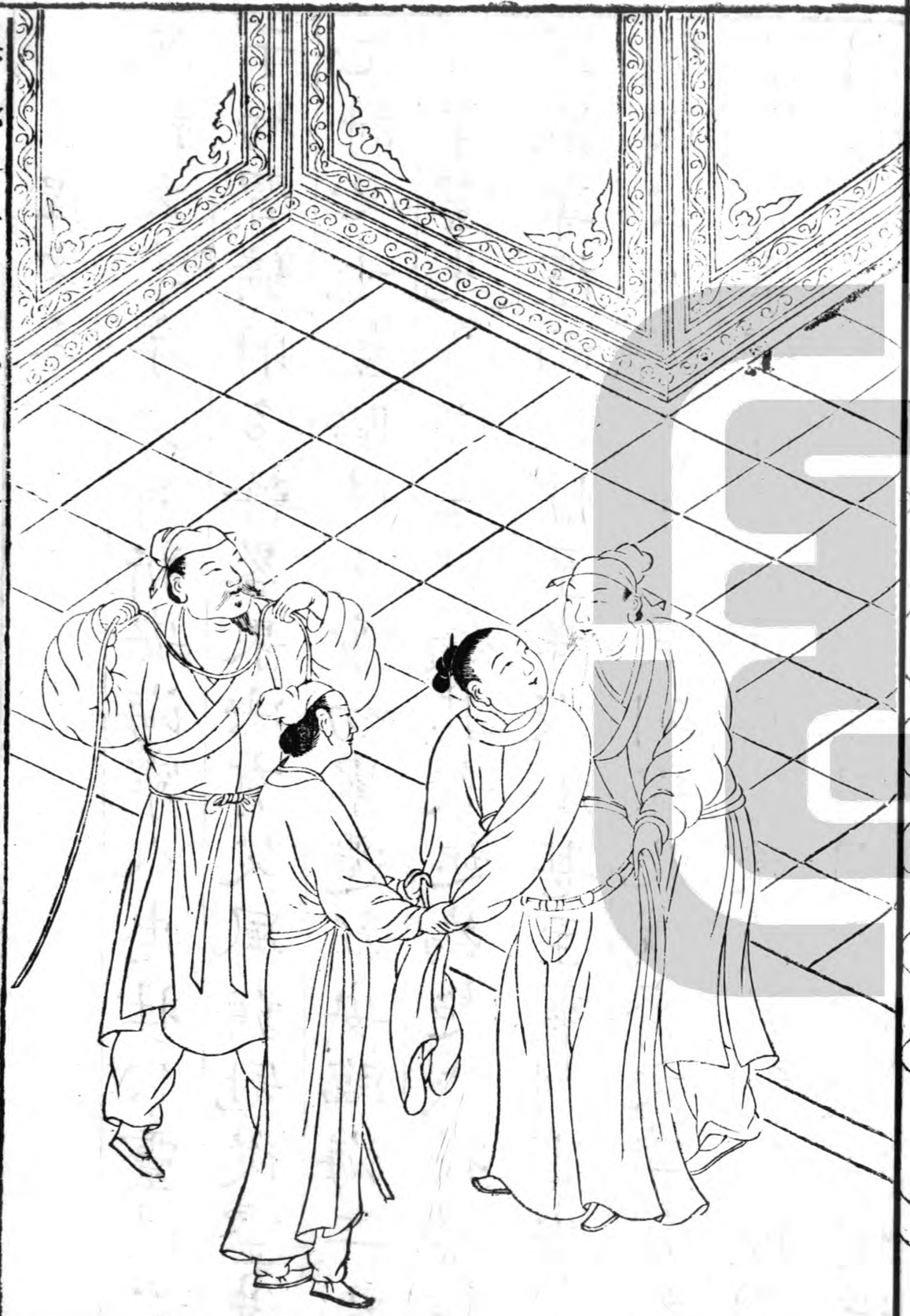


袁粲

南宋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操自遇甚厚著妙德先生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多疾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楊于舜漠嚴叟沉寞非其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後與尚書令劉秉等密謀誅蕭道成淵泄其事道成使其徒戴僧靜攻粲粲子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謹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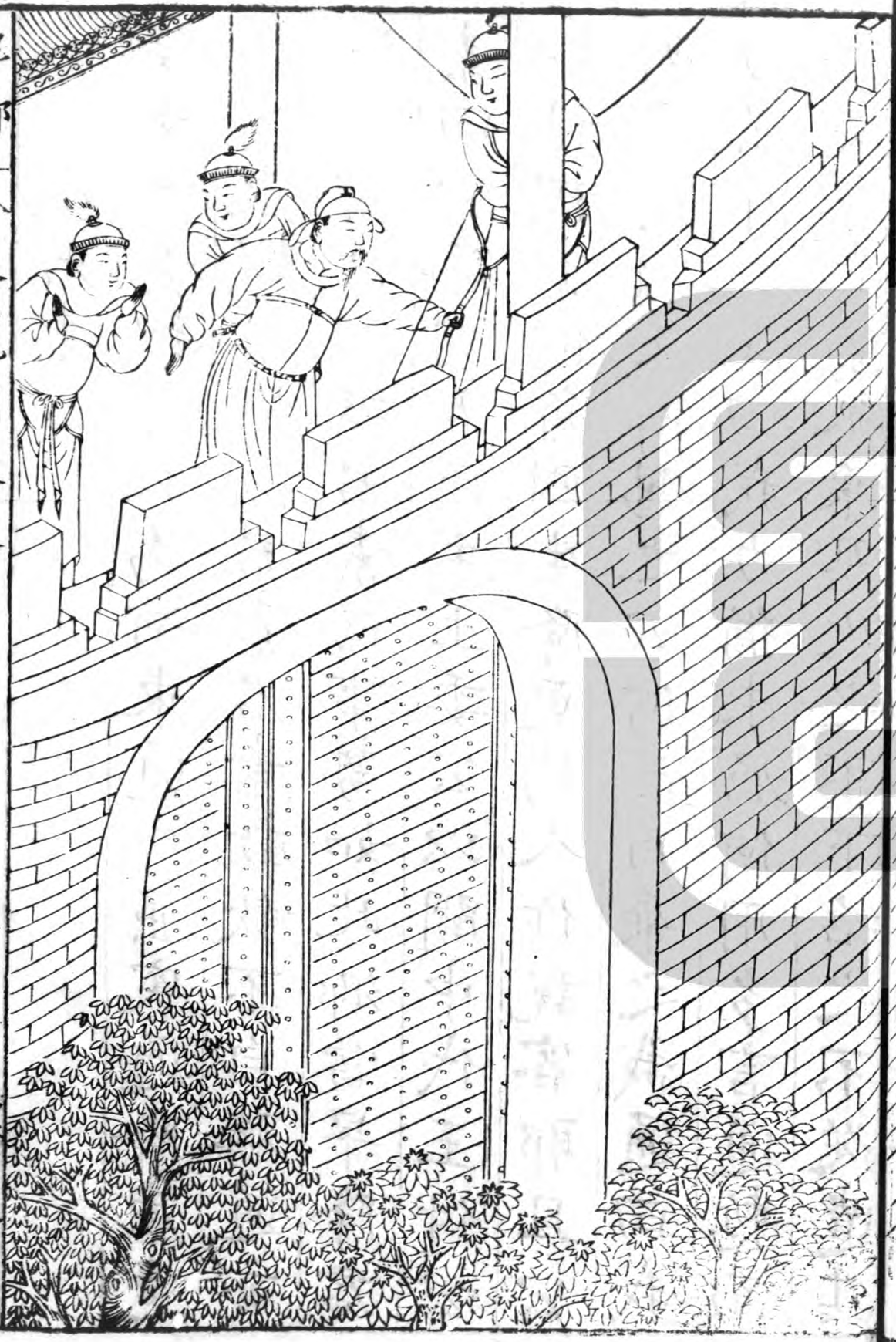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史氏稱景倩民望國華信哉觀其妙德傳可見然道成挺龍文之梟姿宋代蘭摧於後景倩父子繼之臣僚並王墜於前詩已著于石城謠矣余觀淵志雖不酬其芳聲已著于石城謠矣余觀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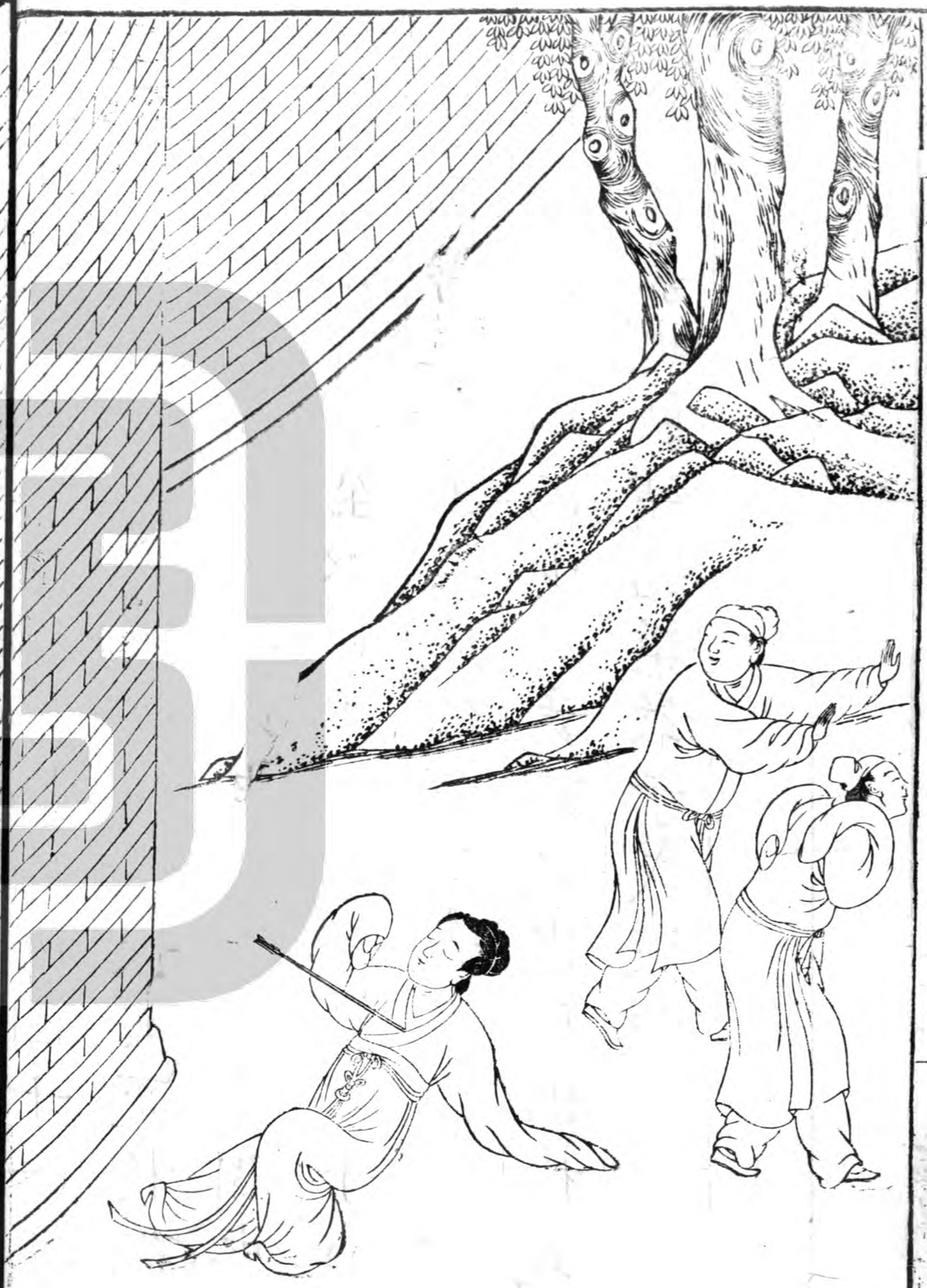
死劭謀豹擅愽雅洵卒謚貞顗與粲並有清譽何袁氏世多忠孝也



程文季

陳程文季字少卿新安海寧人忠壯公靈洗之
子幼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
征討必先登陷陣文帝初累遷新安臨海二郡
太守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為超武將軍雖
軍旅奪禮而天性至孝毀瘠甚至襲封重安縣
開國公大建五年從吳明徹北伐齊文季常為
前鋒齊軍深憚之號為程虎後隨吳明徹侵周
圍彭城呂梁之役併陷於周周以明徹為衛將
軍封懷德郡公文季不屈為周所囚十一年自
周逃歸至渦陽為邏吏所執送長安死於獄
無無居士曰程少卿以忠勇著梁陳間忠壯
公可謂有子至以金革奪禮而善毀子道臣
道兩得之矣王褒庾信非江表之文人耶尚
且強頡于周而少卿竟死之忠反出於武弁
是可嘉也孰謂鉛槧最于戈鋌哉





堯君素

隋堯君素魏郡人為河東通守屈突通降唐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君素君素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事勢如此鄉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耶且公所乘馬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後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久之食盡左右殺君素以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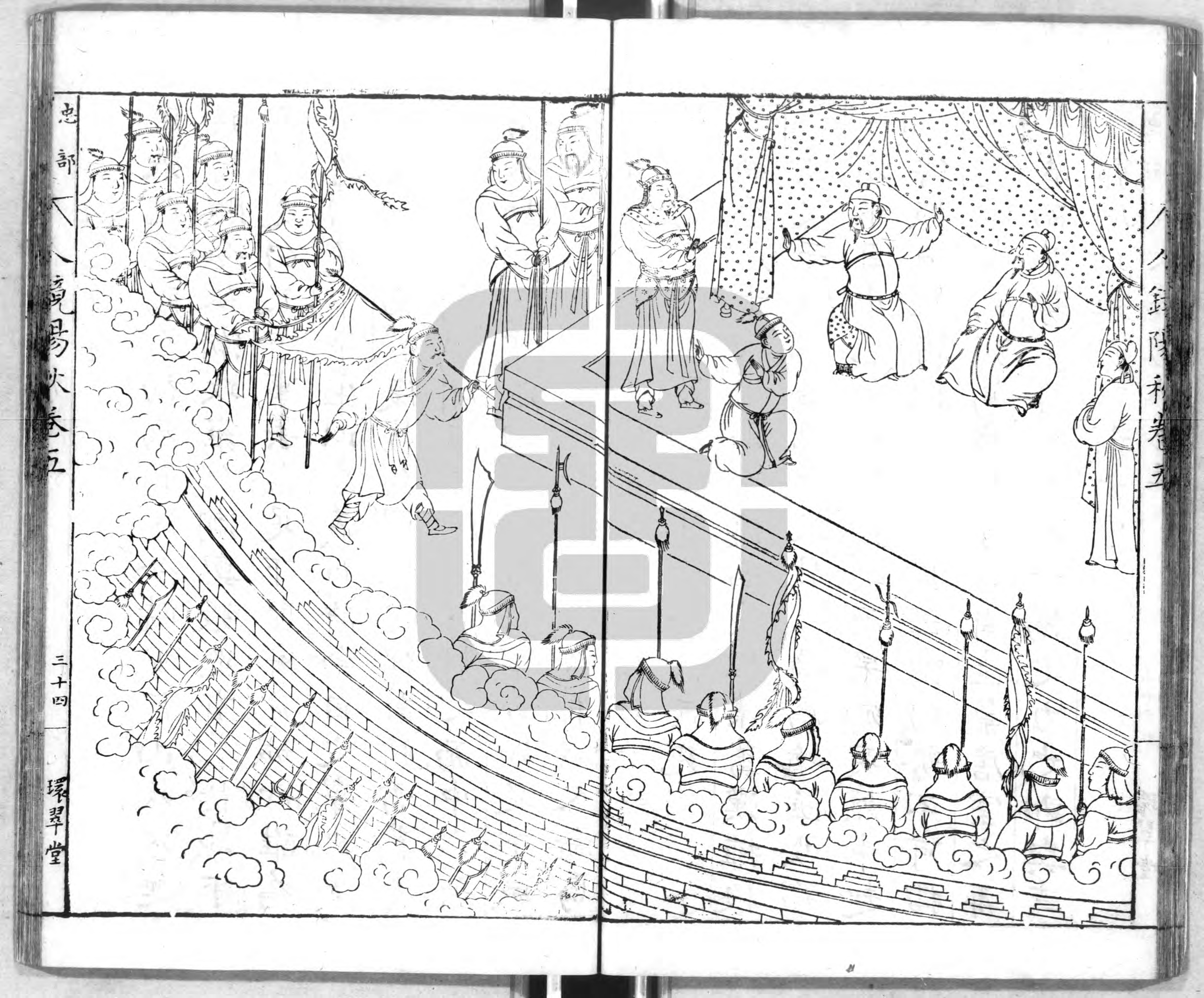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君素守河東孤城血戰流矢蝟集於雉堞游旌狼布於蟻封忠憤之志愈堅即沉竈產蛙不烈於未屈傷哉妻孥引弓併對泣縱力已殫猶矜死信隋代之忠臣揚家之勁幹也柰錦帆直泛天涯而玉璽歸于日角其如天命何哉

顏杲卿

唐顏杲卿字昕與玄宗時安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後祿山反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賊攻常山杲卿日夜拒戰粮盡矢竭城遂陷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三道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以謝上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illegible]

咼之罵不絕口致鉤斷其舌含糊而死

無無居士曰祿山險據幽燕雄集蕃漢擁狼纛之牙旗鳴洛陽之天鼓欲倚馬崤函吹笳渭水目中已無唐社稷矣而杲卿突然中起傳檄河北諸郡響應柰賊鐸猖獗勢不可攖何被執而死罵賊數言凜有生氣唐室之再造而賊勢不終逞者此一罵之力也即與李郭同功血食百載尤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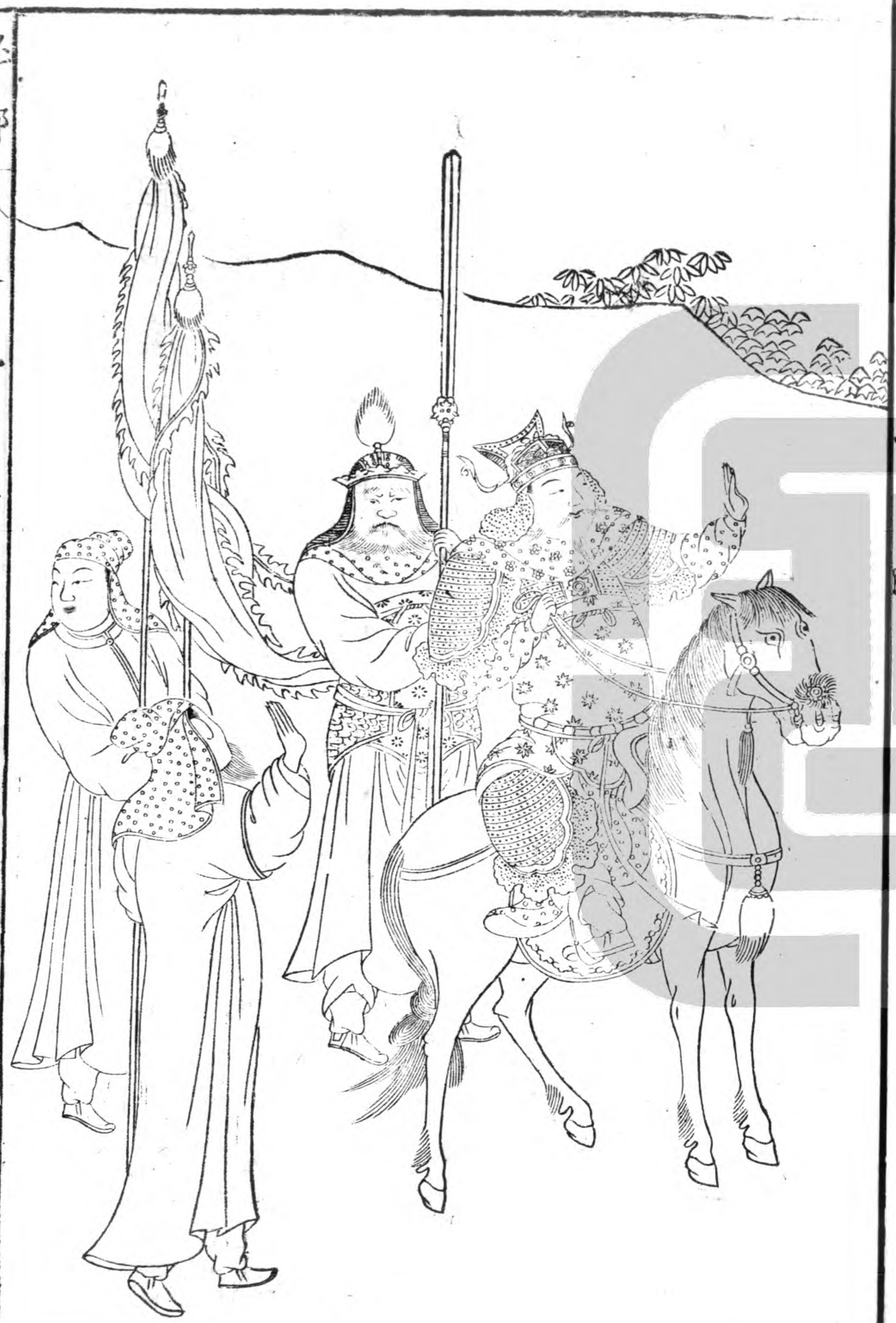
忠部
八
鏡陽秋卷五
三十四
環翠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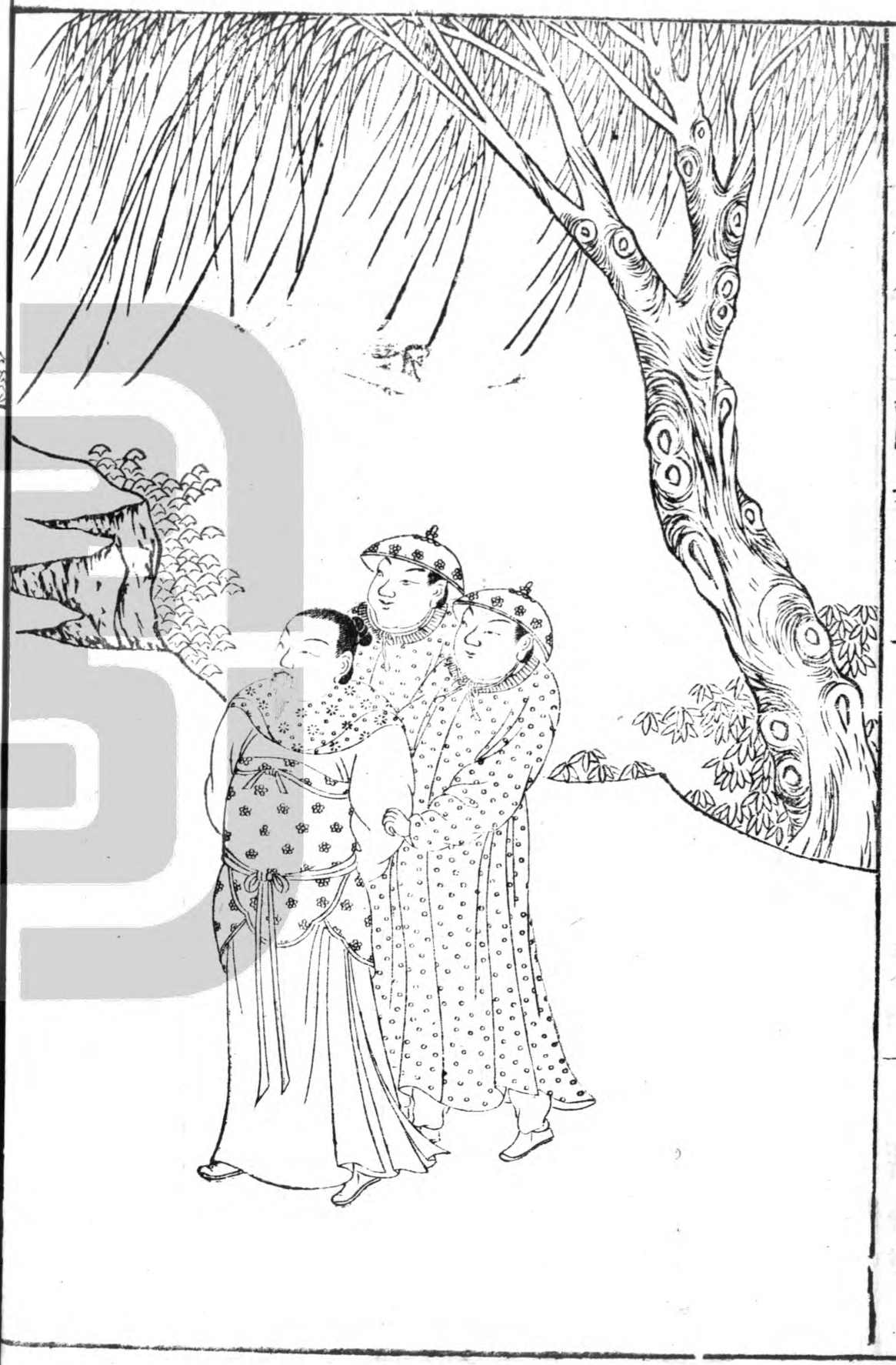
張巡許遠

唐張巡南陽人初為真源令時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復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威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賊乃夜遁後與許遠守睢陽賊將尹子奇攻之城中食盡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既而賊登城將士痛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殺

無無居士曰余讀張中丞傳未嘗不淚潸潸

數行下也嗟夫雍立抗鋒睢陽血戰不惟嚴軍令於憑城抑且識人倫於天道壯哉南八男兒不可為不義屈其功業問學節義高出唐家之臣品矣聞笛之詩凌厲峻拔最可詠者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至今猶有生氣令狐子奇當年已奄奄九泉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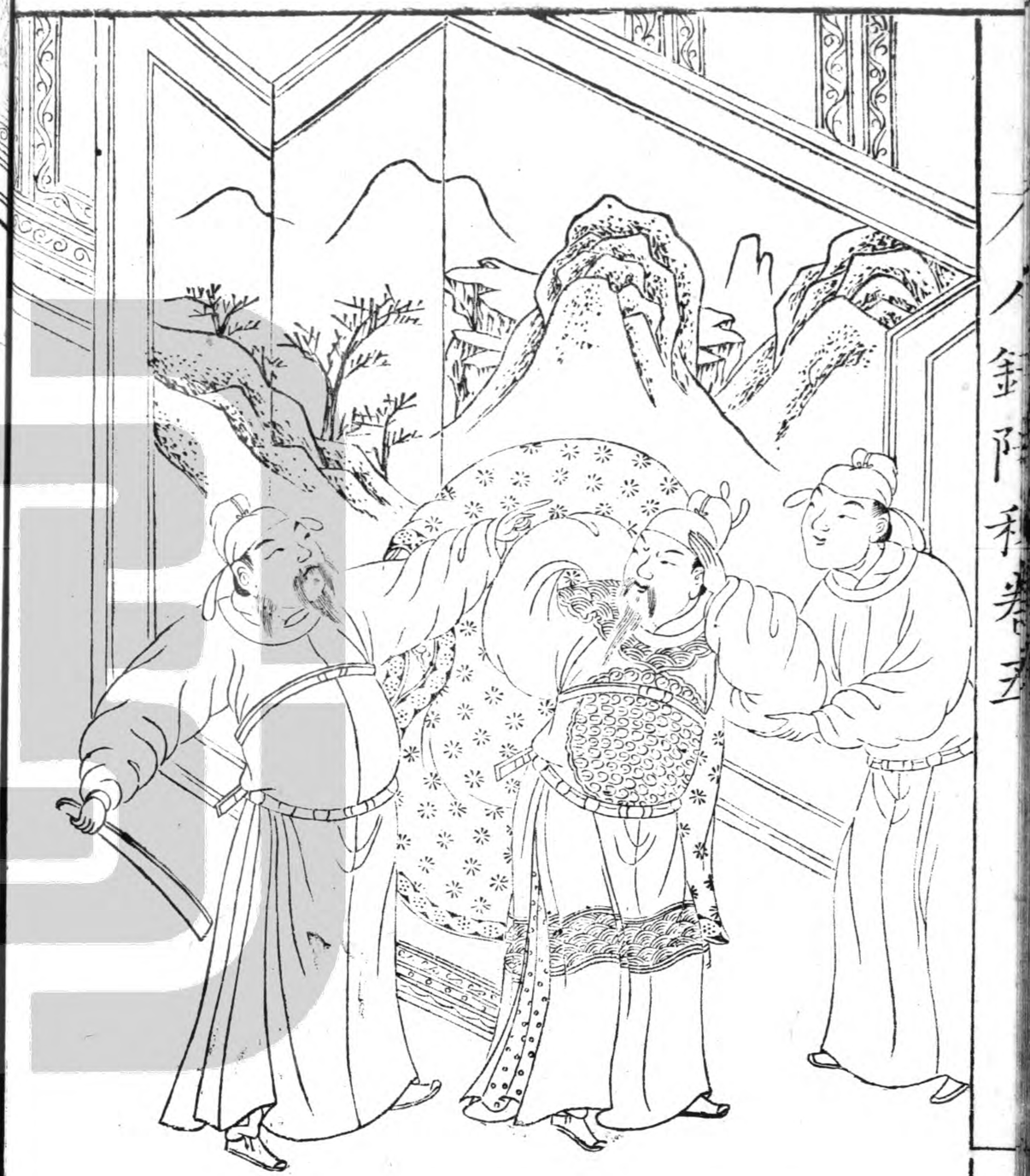


張興

唐張興東鹿人為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傳城興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司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不知報德乃興兵措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下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

無無居上曰張興博雅善談其戰饒陽固武備而終以文事者也且數刻之人而明萬載之義使思明能從岂惟轉禍即戴若思之投劍終為晉代名臣矣惜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終一映也至其忠烈直與睢陽同論曰

月爭光



環翠堂

段秀實

唐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德宗時為司農卿朱泚反秀實與岐靈岳等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苻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苻追之旻得苻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源休姚令言及秀實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

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三灑地泚得脫走衆爭前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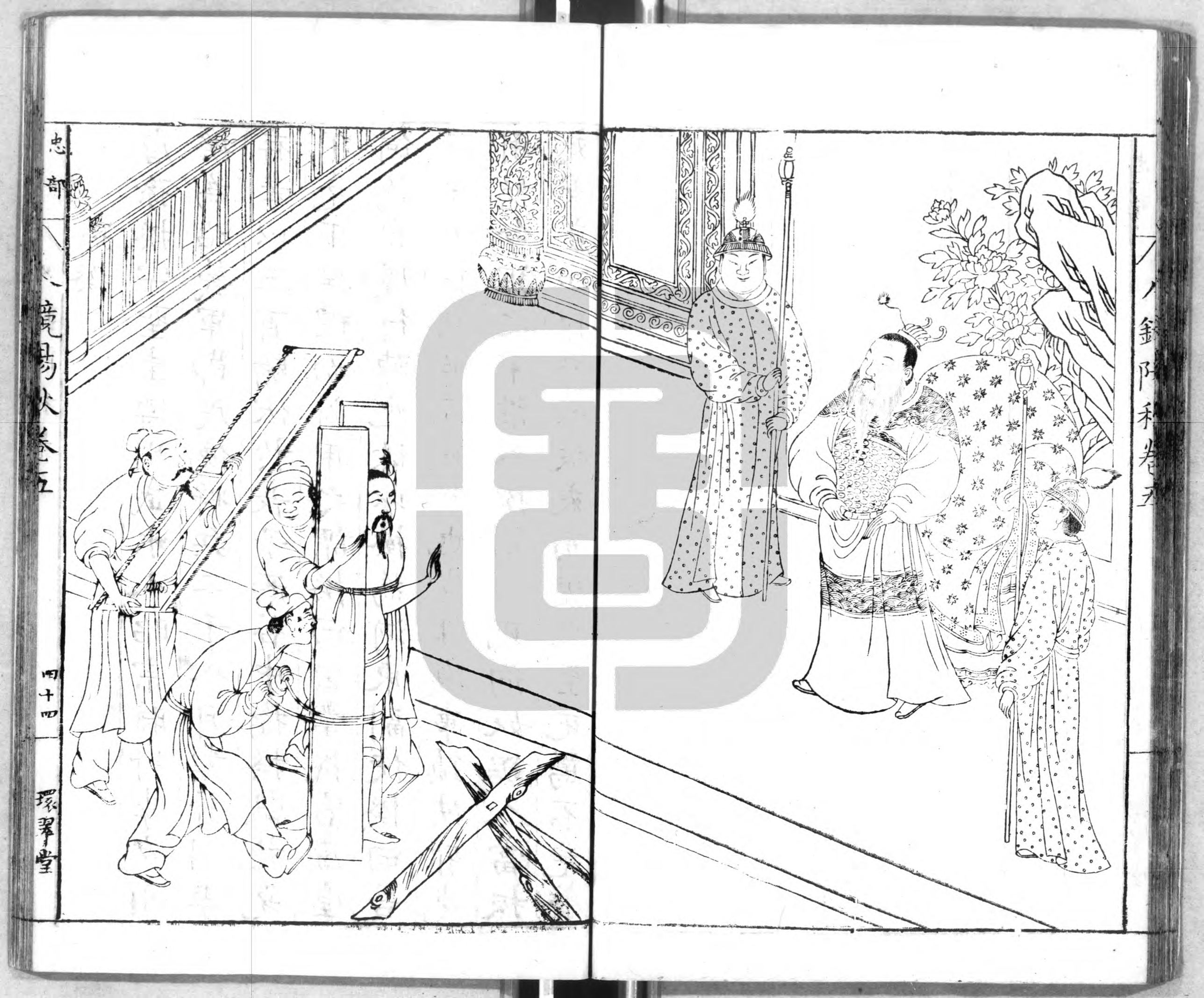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段成公非奮不慮死以取名者惜德宗委任不至無所籍以舒謀國之忱爾當韓旻聲言迎駕苟不倒用印苻奉天之事不可知已此雖倉卒智有足稱至朱泚稱帝而義激不容遏奪笏擊賊囓劍甘心忠有足數噫追苻印擊賊笏物雖已陳然蝌文日赫象簡霜披千載而下猶足以寒奸雄心膽也

顏真卿

唐顏真卿字清臣杲卿弟也任平原太守祿山亂起兵討賊有功遷刑部尚書乃為盧杞所惡建中四年值李希烈謀逆陷汝州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遂遣真卿宣慰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養子千餘環繞侮罵拔劍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館而禮之會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台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無所自容也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希烈不悅掘坎於廷云欲坑之真卿怡然對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劒相與豈不快公心哉希烈乃謝之真卿後自縊死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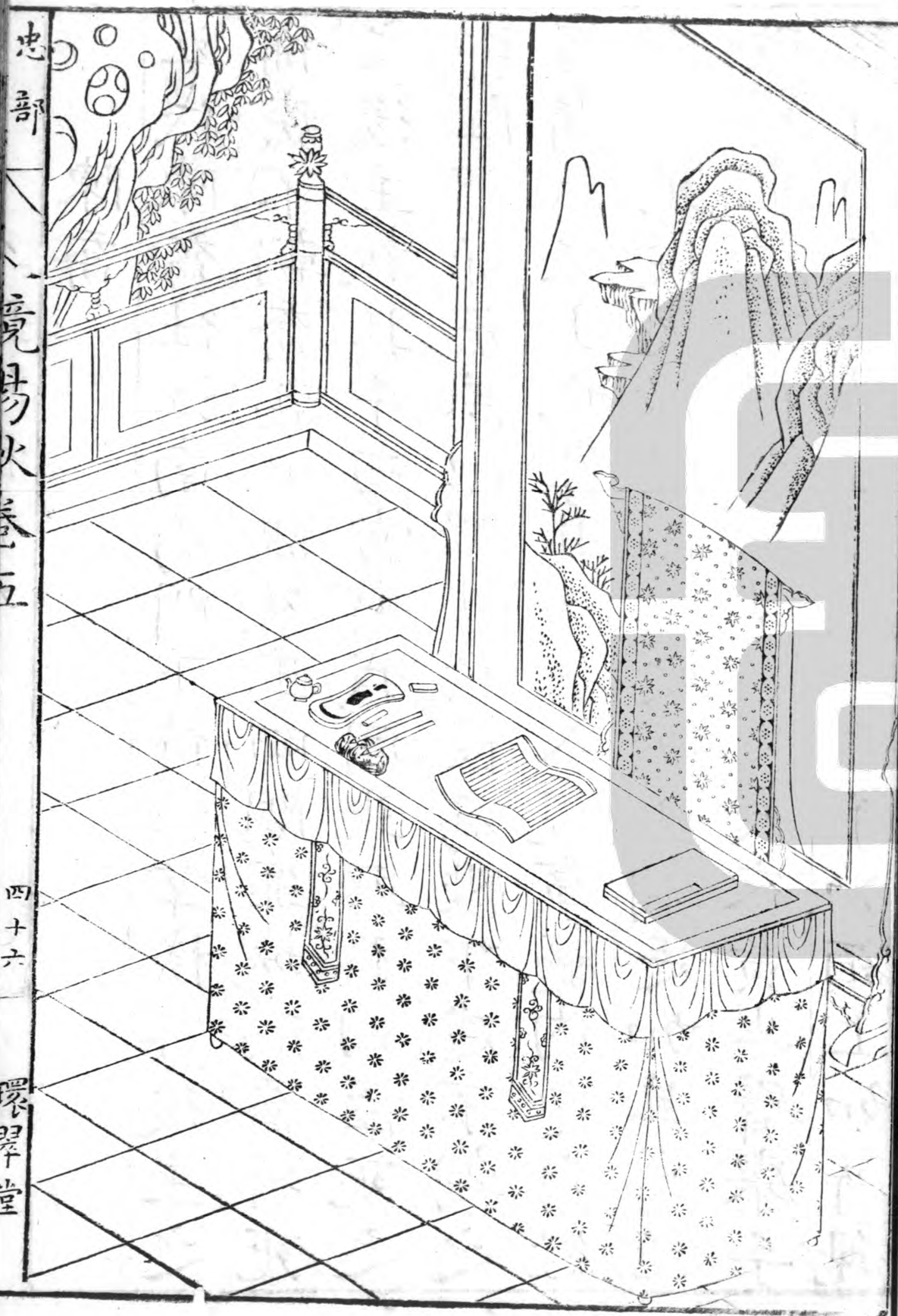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此平原太守天子不知名者耶余觀舊唐書稱其富於學守正令節為文之傑未嘗不惜其為藍面所擠也夫德宗內信姦邪即有忠良弗之任用俾陷於希烈以快

盧杞之心其如國體何然清臣英烈言言如
巖霜烈日不死祿山而死於知名天子是終
始不知也悲夫


忠部
八
鏡陽秋卷五
四十四
環翠堂
八
鏡陽秋卷五

孫揆

唐孫揆字聖圭博州武水人昭宗時討李克用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將兵二千八月發晉州李存孝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擒揆獻於克用克用厚禮而將用之謂揆曰公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也欲以揆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聲無無居士曰椒香犯蹕朱碭山之惡極矣當時鐵裏錚錚者惟朱邪氏而聖圭之遭鋸甚不厭人心夫領鴉兵以掃巢鋒敦虎旅而清天步克用之功為最及存孝擐甲抗衡沙陀幾無穴自藏矣豈非戕天子之大臣而朱梁得以藉口耶嗚呼敬翔李振佐命惟新彼之從容廟堂者克用何不鋸之亟也



陳喬

五代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城陷喬將死之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廳內遂自經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跋葵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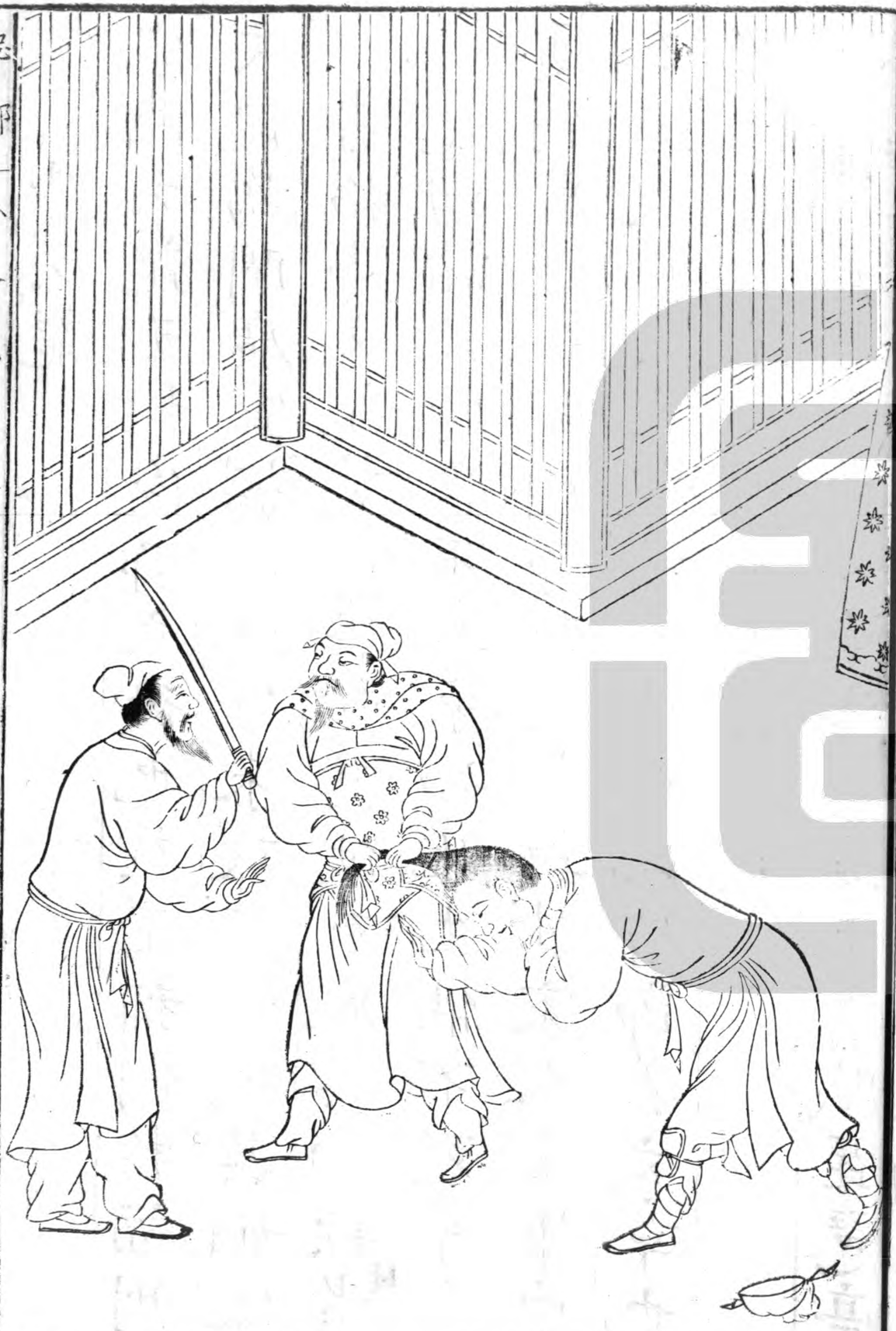
者

無無居士曰南唐之亡也陳喬死之獨恨其諫諍之未盡而徒塞責於一死也彼後主好小詞因事納忠者潘佑李平爾至南朝天子好風流樂工尚且歌焉矧喬掌機密而無一語及之縱建不朝之謀何益國事哉嗣是後主難保無恙則死亦為徒爾雖然猶愈於徐鉉諸人也

劉翰

宋劉翰字仲奄崇安人靖康元年守真定金人入定州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及京師陷必欲得公擘相紿以南壽聖院言欲以公為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即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死也付陳灌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經時十六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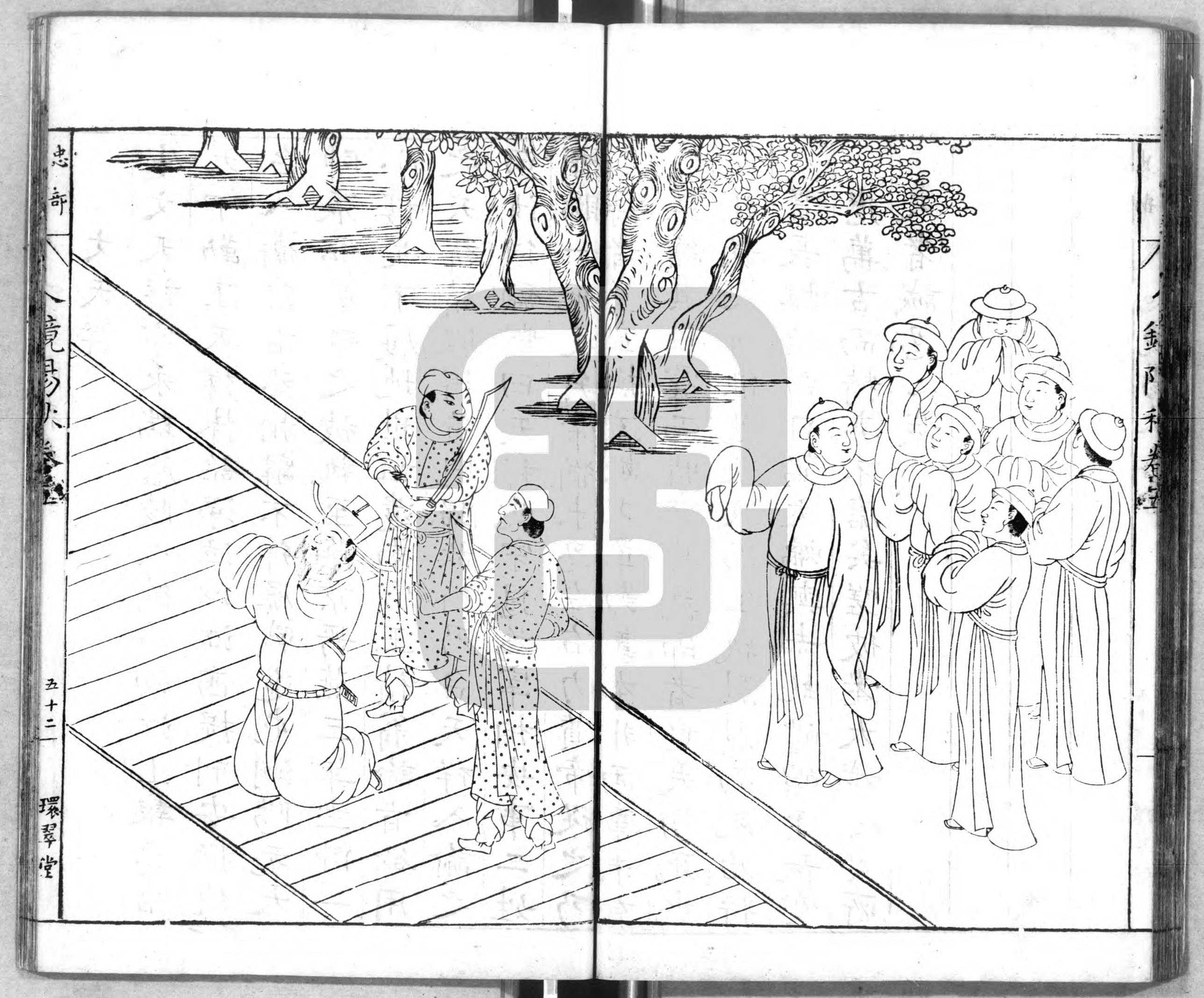
聖北狩劉資政不為金人用而竟死之夫用之者將劉豫之耶抑邦昌之耶直欲代韓正僕射之爾夫褫衣冠而服左衽以事虜少知廉恥者不為而謂世篤忠貞者忍蹈之耶從容手書衣條自盡始信正氣之無虧益睹名流之有自



陳文龍

宋陳文龍丞相俊卿之後也益王稱制於福州文龍為閩廣宣撫使北軍来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文龍焚其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會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

無無居士曰吕文煥降元席上有賦琵琶亭詩者豈宣撫流歟文章節義本非兩事未有藻繪其性靈而脂韋其氣節者也夫均死也非畏之可能逃文文而生孰烈烈而死殆將貫長虹昭白日駕文螭與夫虮虱皆于長空麾萬古而精爽不磨矣嗟彼老大娥眉負所天者誠忍心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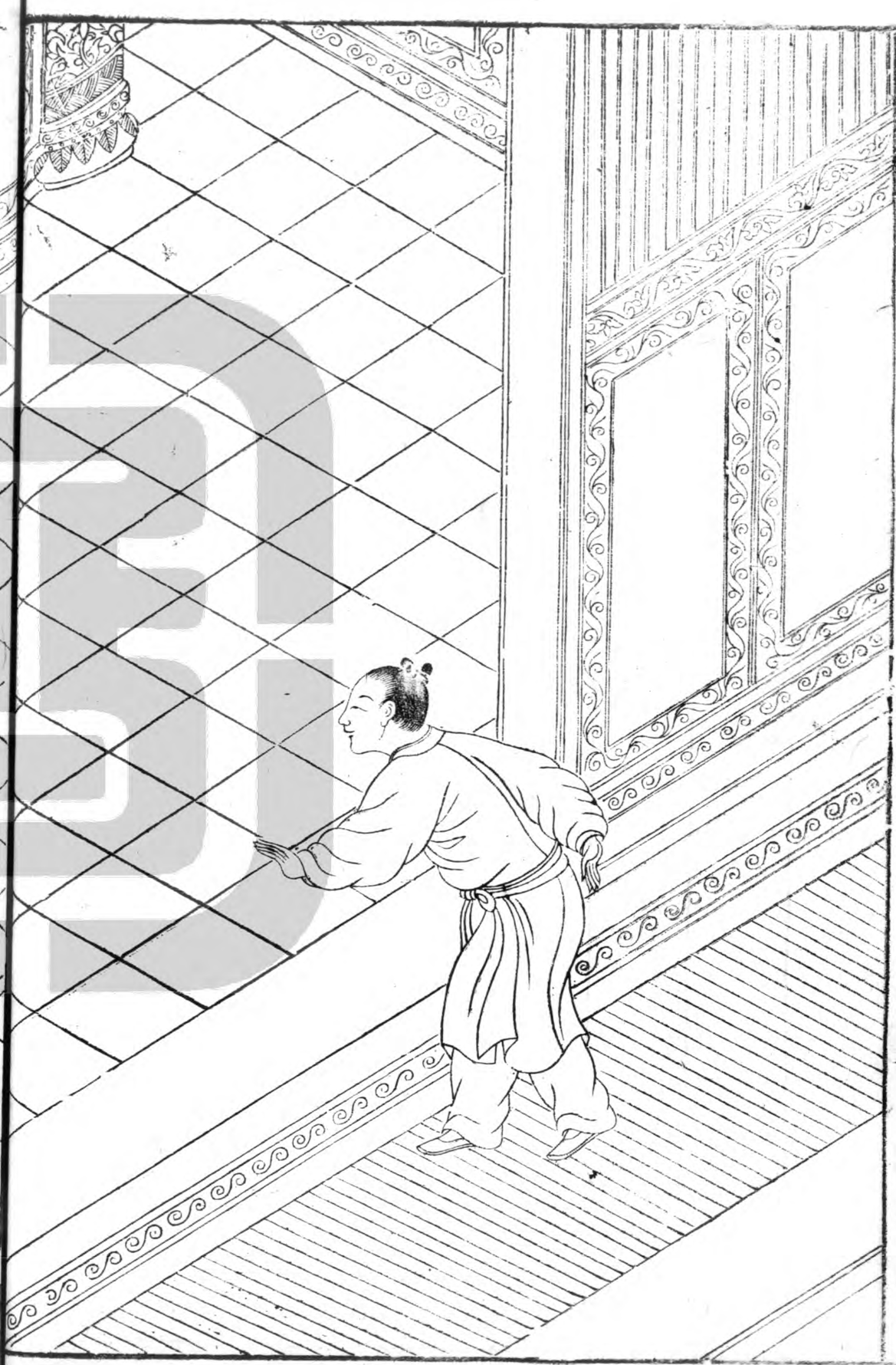
忠部
五十二
環翠堂

文天祥

宋文天祥字永瑞廬陵人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以江西提刑安撫使㠯入衛拜右丞相辭不拜屢戰進屯潮陽元大帥張弘範破之被執至燕京館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世祖遣南官王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請假得黃冠歸故鄉乃㠯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從之乃詔有司殺於燕京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天祥死矣死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遂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無無居士曰文丞相之忠豈毫端之可惡然揮毫吊古亦吊其無愧者而已夫仁以致君而君未必能全義以輔國而國未必能立所謂仁至義盡者顧此心何如爾丞相之時宋

運已終興之實難區區之心所以回天意者在不愧也不愧非塞責也萬古長存照映頷色吟囊寄恨惟有蛩知故曰毫端不能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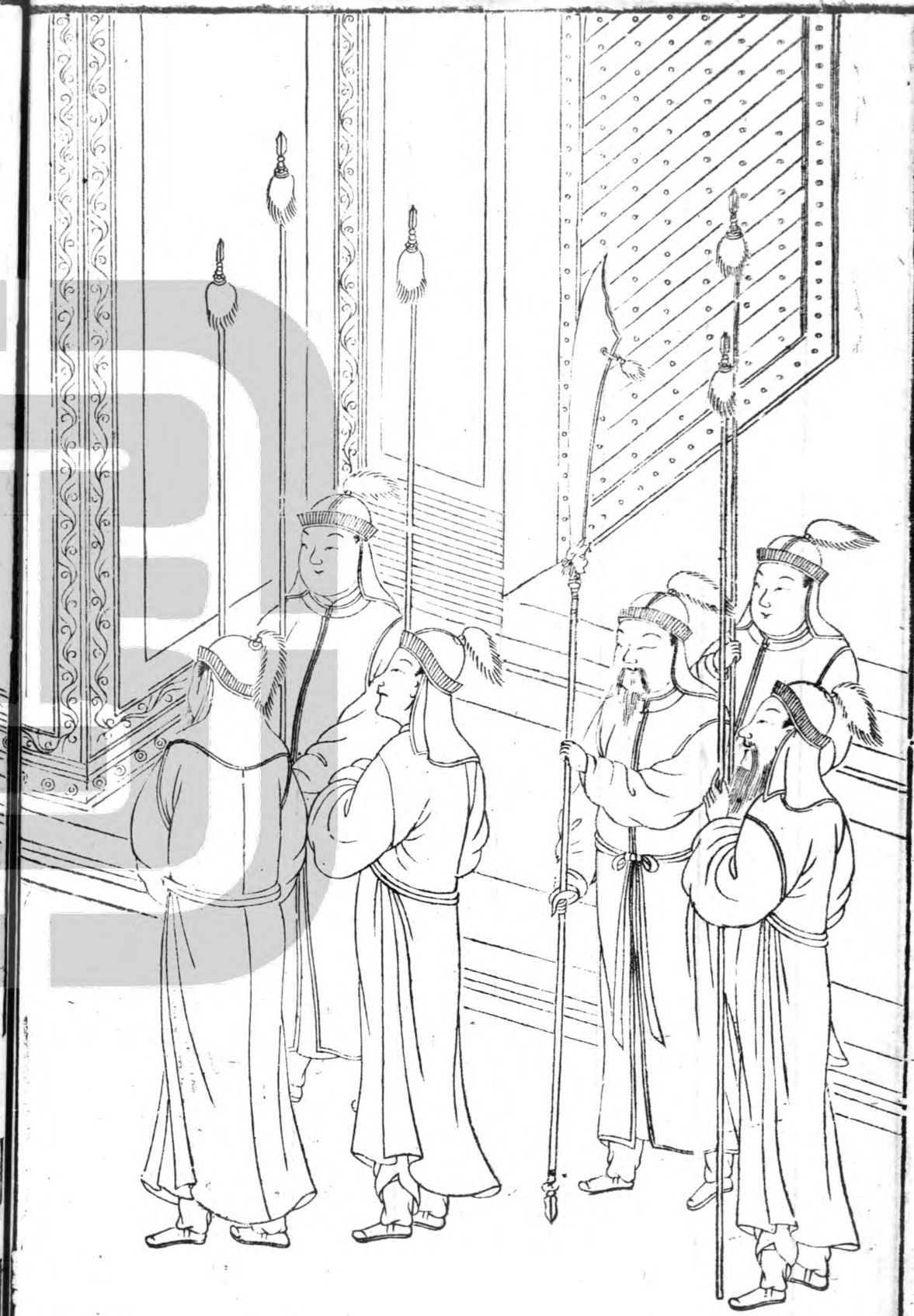


謝枋得

宋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為江西招討使宋亡遁入建陽山中時程文海至江南訪人才枋得在列以母喪辭不行至是魏天祐朝京佯台枋得得入城逼以北行與之言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不食二十餘日不死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晝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而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

無無居士曰史以疊山餓死比夷齊其遜辭拒台既不免則義有不得不死者余嘗喜其答師云佛肹可往公山可往夫子則可仲由

則不可湯可就桀可伊尹能之堯惠則不能抑何婉而遜若是哉至被執去則決然自裁其所遜者斯其所由決歟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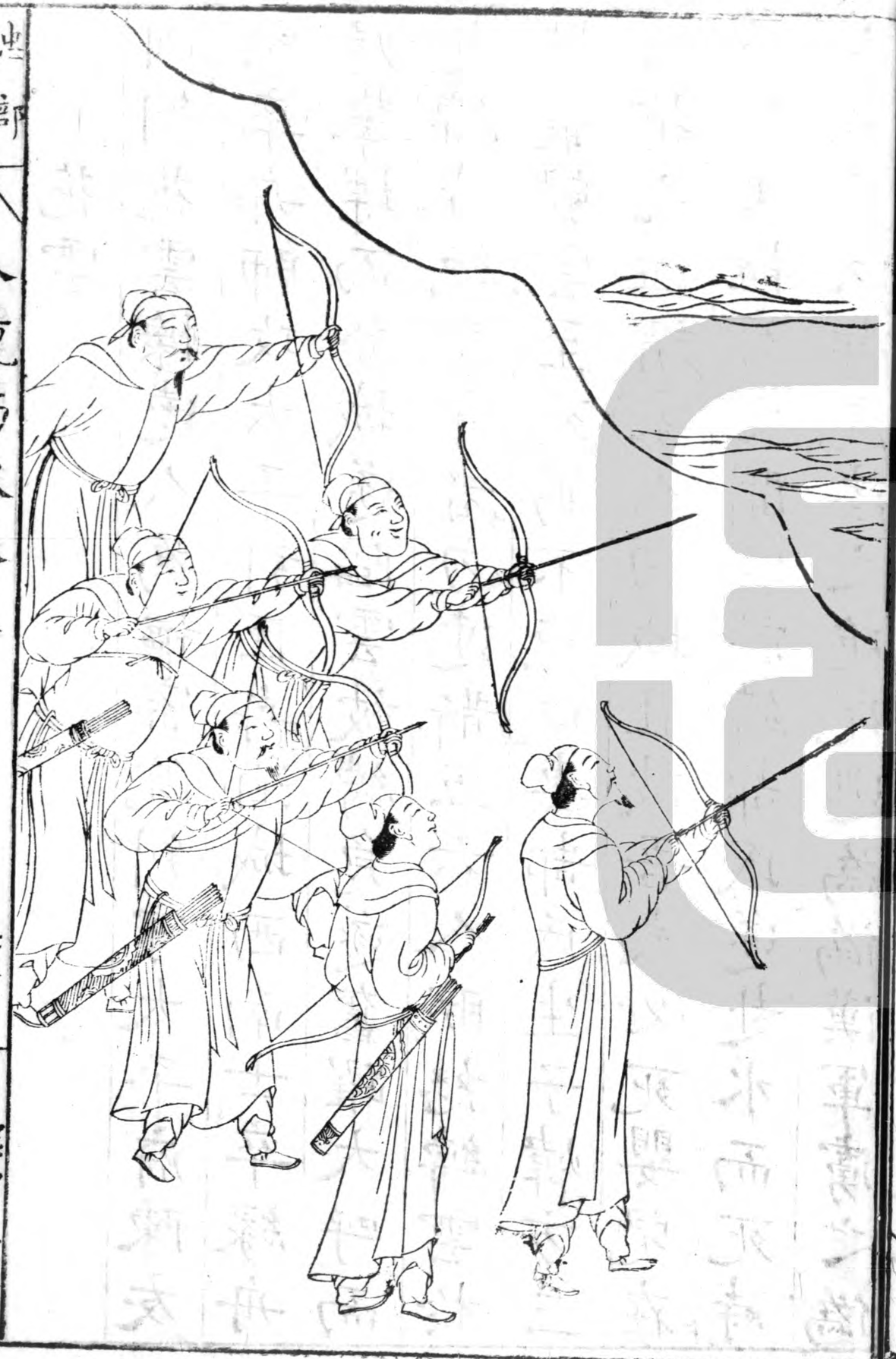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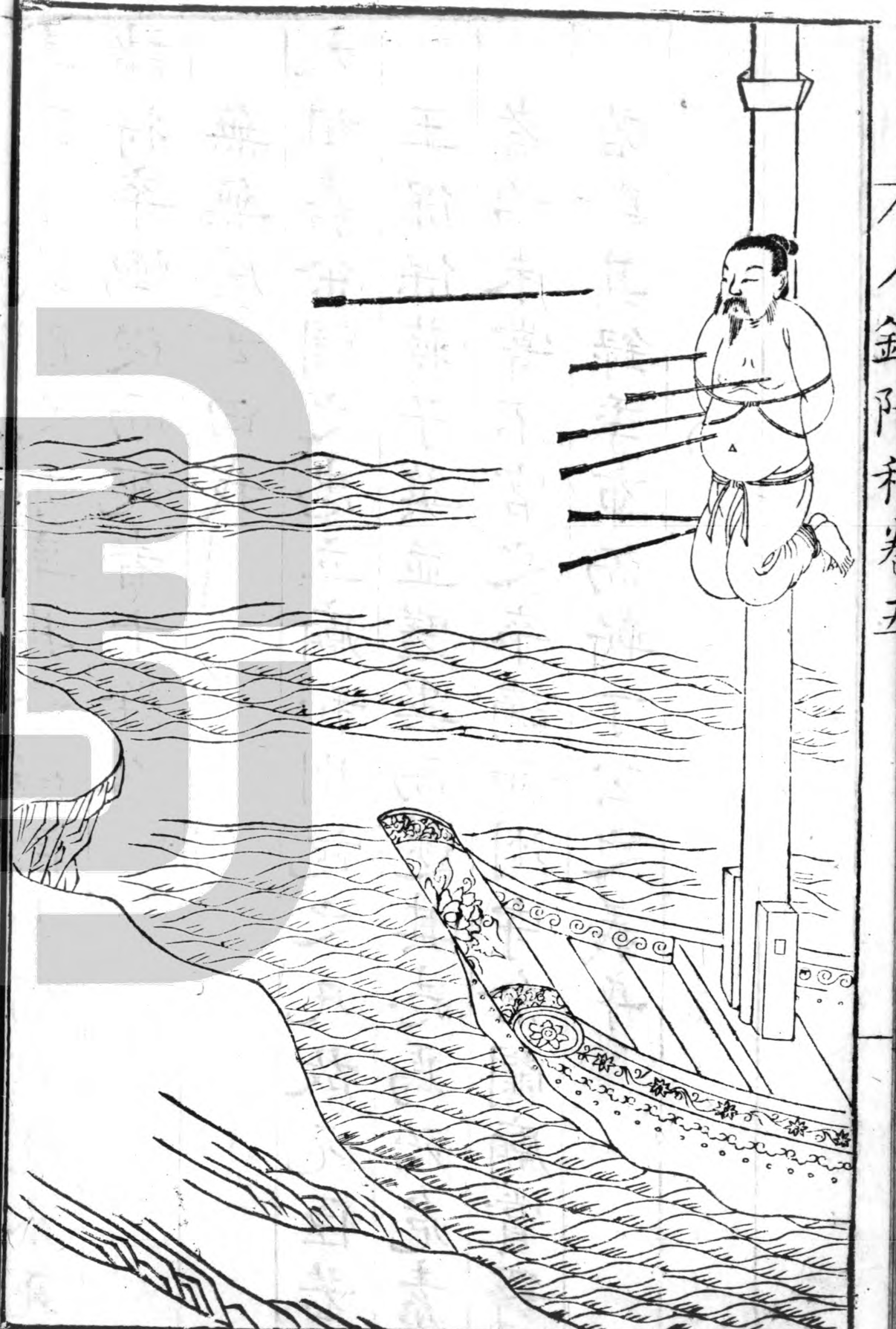
余闕

元余闕字廷心合肥人至正壬辰天下兵動時闕權淮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闕縱梟驕數十大喊而出斬首數百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獨安慶巋然猶存闕益自舊立旌忠祠以厲將士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韋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慎不可為不義屈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樵餉路絶城陷闕猶帥師血戰身中十三矢遂自刎沈水死其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童赴水死諸將卒慟從而死者十餘人

無無居士曰我

太祖嘉余闕之忠立廟和州祀之凡故元臣若王保保蔣子英並嗟異而遂其志焉殆庇素者始未嘗不官之卒謫和州守余闕廟賞爵若斯其録季布而斬丁公之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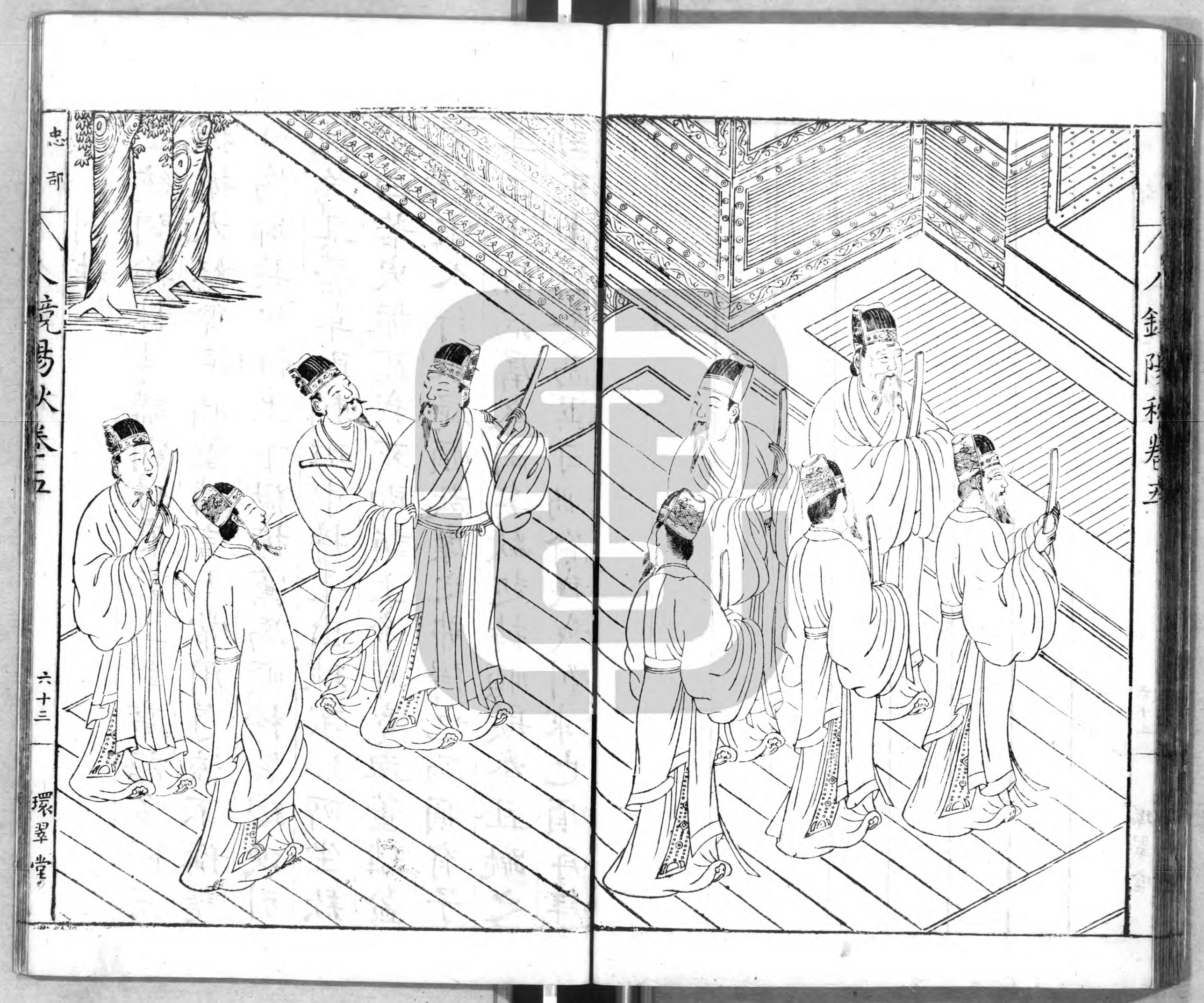


花雲

國朝花雲懷遠人為樞密院判守太平府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縛急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絶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於檣叢射雲至死罵不絶口妻鄔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鄔氏遂赴水而死時兒孫氏収鄔屍瘞之抱兒逃為偽漢軍虜之偽漢敗孫氏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覓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偶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食忽夜半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所孫氏抱兒拜泣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

無無居士曰花將軍一怒而縛皆絶乃罵賊以死固奇男子也其妻鄔氏寄嬰兒於侍婢

相繼死焉非婦人之節歟孫氏抱兒濱死者再雷老夜導竟達御前方圖賞賚渺然失蹤豈非事之尤奇者乎嗚呼貞魂長在將種猶存天之報善人更奇哉


忠部
八竟陽秋卷五
六十三
環翠堂

劉球

正統間翰林侍講劉球應詔上封事語多侵王振振大怒會編脩董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為鄉共祀忤上下獄振黨馬順榜笞璘使引球為具藁草即朝班中捽之出球不知所坐欵第曰若臾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與董璘盆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糜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羸久困矣欲起持順鬚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險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不可俄而子死無無居士曰王振肆城狐社鼠之奸地使其驕勢成其逼禍及縉紳者毒矣劉侍講論之即為所擠馬順挾錦衣之權司振牙爪既鍛鍊董璘以誣劉竟又坐劉以覆董則二人之死也乃死權耳寘寘之中帝鑒最灼俾附順子以歐之而死子繼怒迁臣共捽之而死順詎謂天道無知耶其所憑者即其所自覆也

孫燧許達

皇明孫燧正德中為江西都御史許達為副使會寧王宸濠有逆謀設宴鎮撫三司官次旦各官入謝濠大言曰汝等知大義否燧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況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大怒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達反覆辯論明不可濠曰許達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曰汝真不畏死耶二公曰既為忠臣豈懼一死然汝死與我死不過數十日而已豈若我輩有轟轟烈烈之名哉濠喝武夫將燧達曳出惠門外斬之時六月十四日也

無無居士曰宸濠之變孫許死之其精忠表表無容致喙第　國家之於藩王覊靡固用斧斤而窾窾亦須遊刃今也邱祿歲增民財日窘貪寀極矣不為之所可乎葉高賈誼之策齊黃霍錯之謀俱無益矣宜有以善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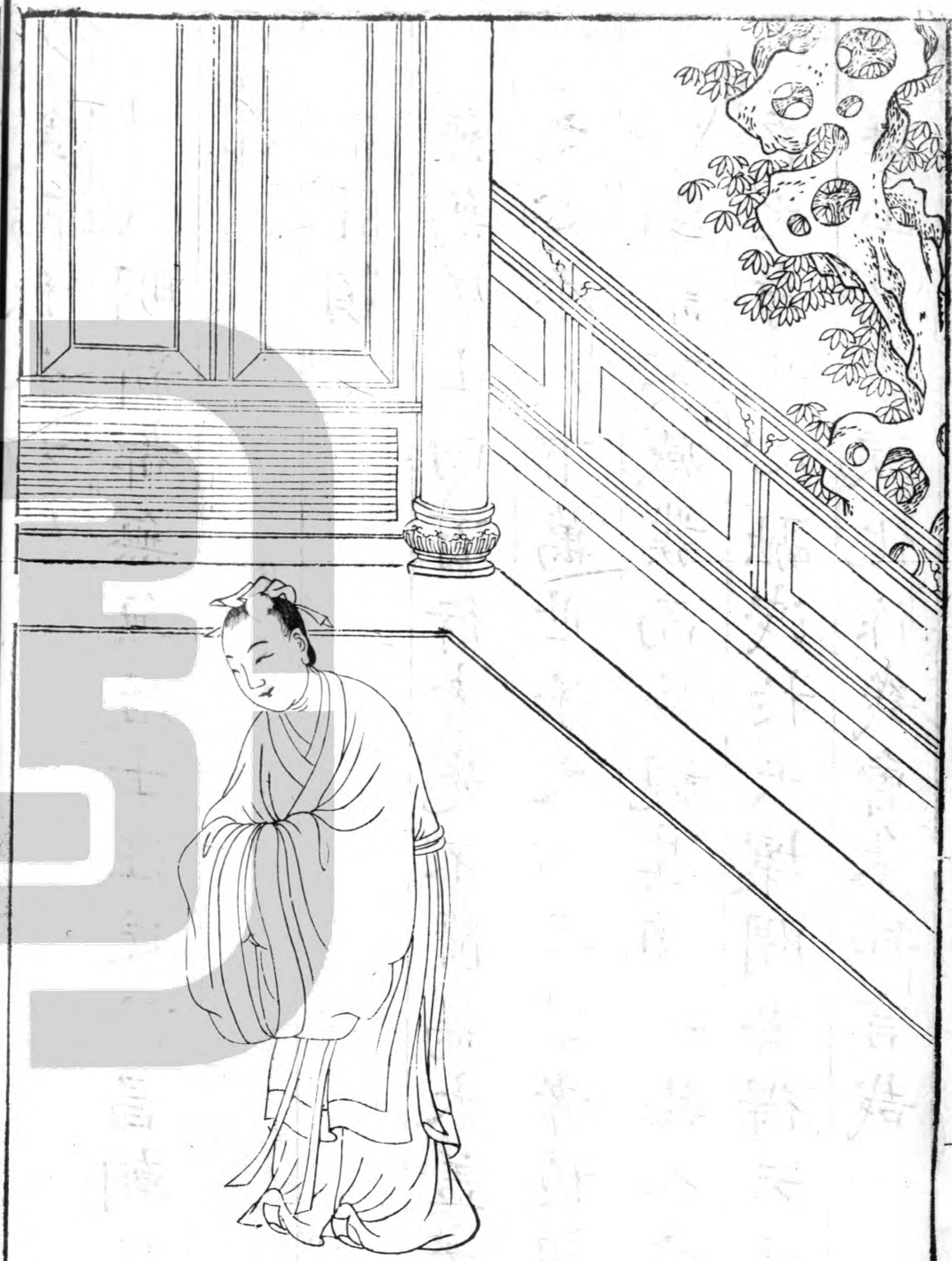
卷五終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孝部

不匱類

無無居士曰百行孝先不匱為大蓋孝者子之心亦天下萬世子之心吾能孝於親是可以則誰不感裴而各親其親乎斯人之孝即吾之孝此心融洩於天壤間安得云匱故曰慿山萬古淚化作幾會參知言哉



虞舜

舜虞帝名姚姓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受堯禪而有天下初居姚墟父頑母嚚象傲耕于歷山見鳥翔思親而作操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冷深谷鳥鳴兮鶯鶯設罥張罝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歌罷號天而泣祗載見瞽叟夔夔齋慄瞽叟底豫而天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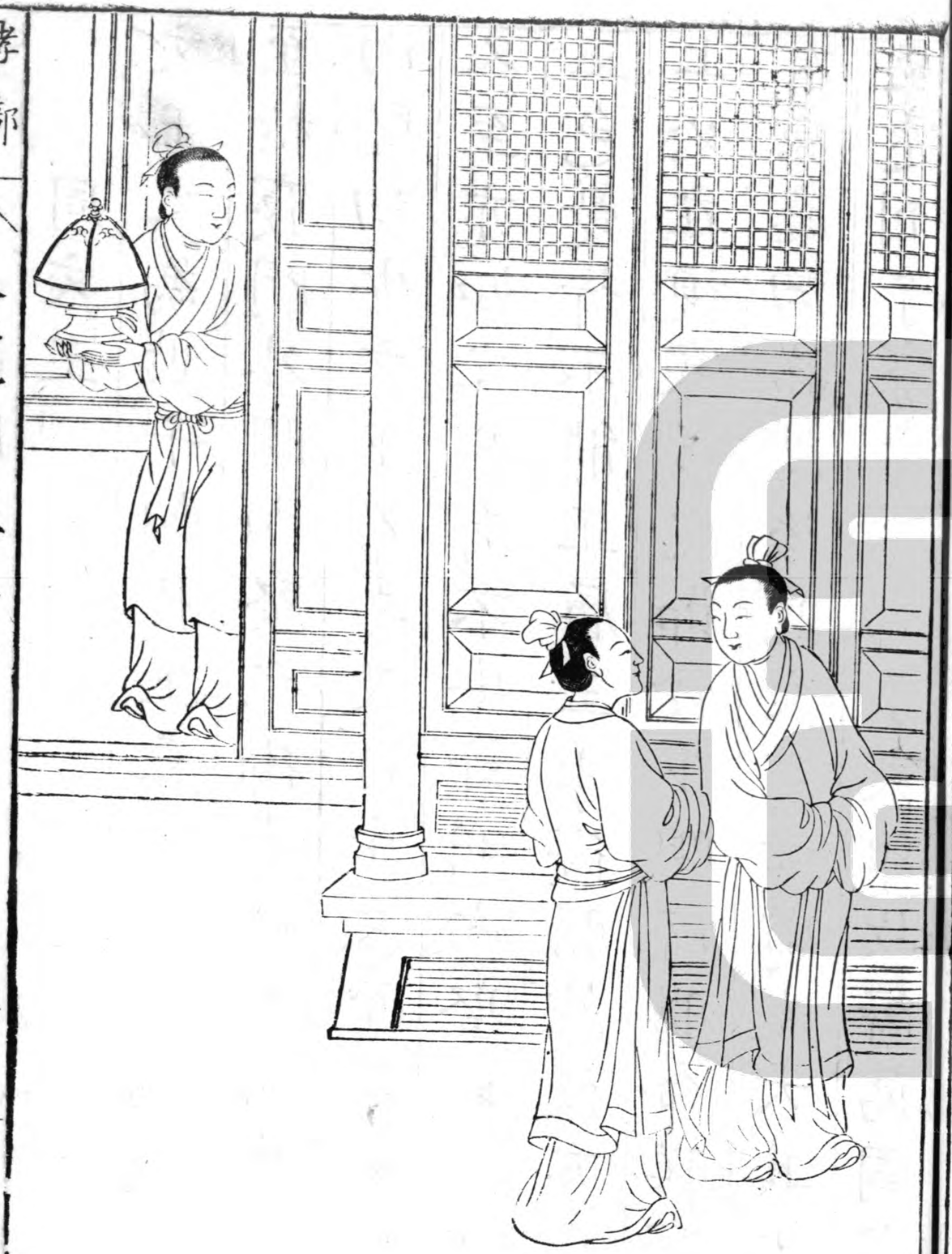
故玄德升聞二女釐降萬世稱大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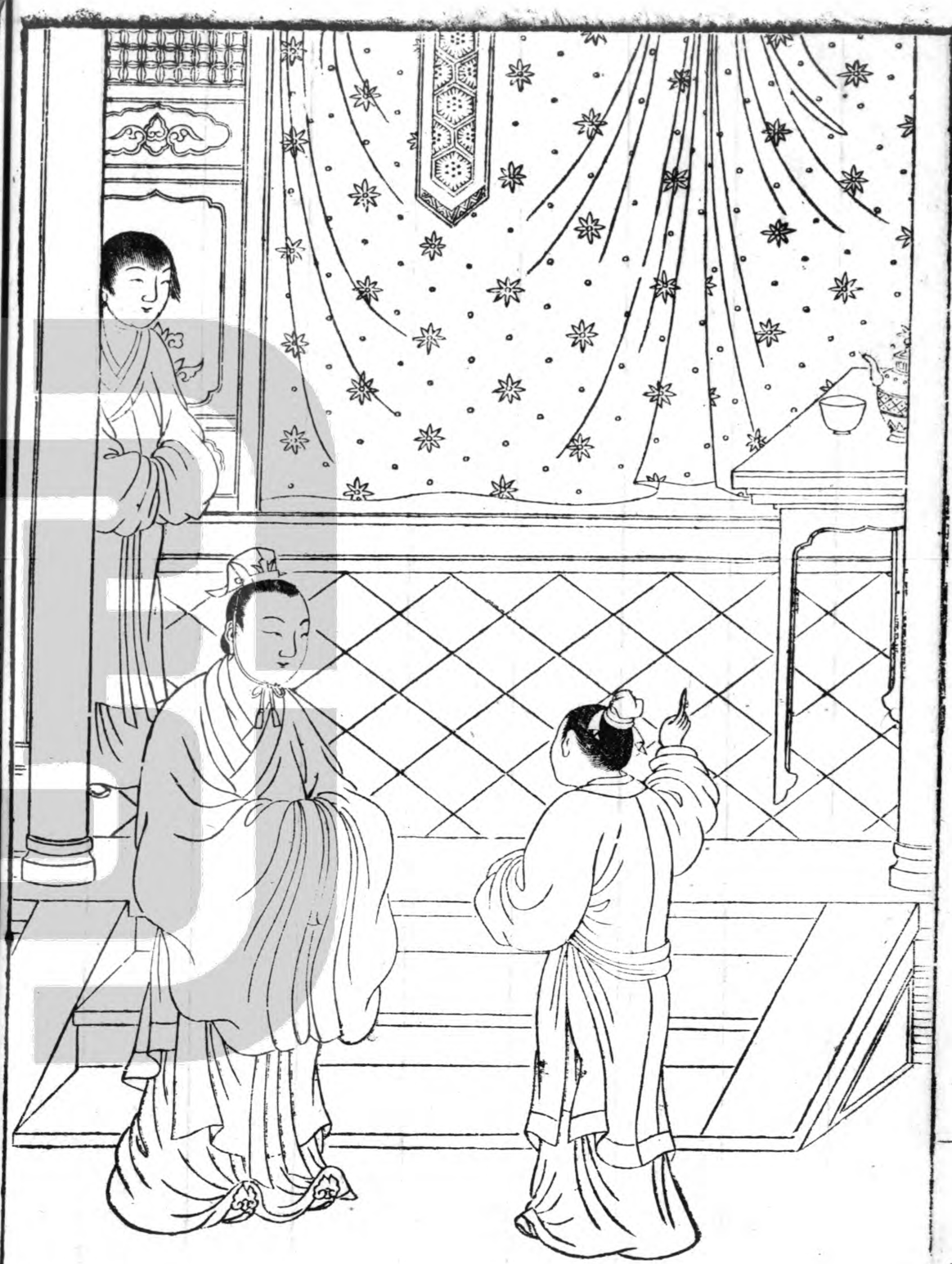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舜德升聞以孝著也舜孝之至尊養極也然皆忘焉耳矣使親心底豫雖側陋樂之況天下乎苟親心未化即黃屋猶歷山也煙雨之淚烏乎能已要之至誠自無不感尊養之至即至誠也非後來有加故曰五十之慕等怨慕也舜何心哉斯之謂大孝

殷高宗

殷高宗諒陰含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悅教化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

無無居士曰高宗可謂以孝治矣不言孝也而至言已寓厥後殷肱得人嘉靖殷邦者皆不言之用也想其恭默之際思與帝通而代言者應焉且謂行之惟艱言亦顧矣允協先王成德殆孝立於言行之間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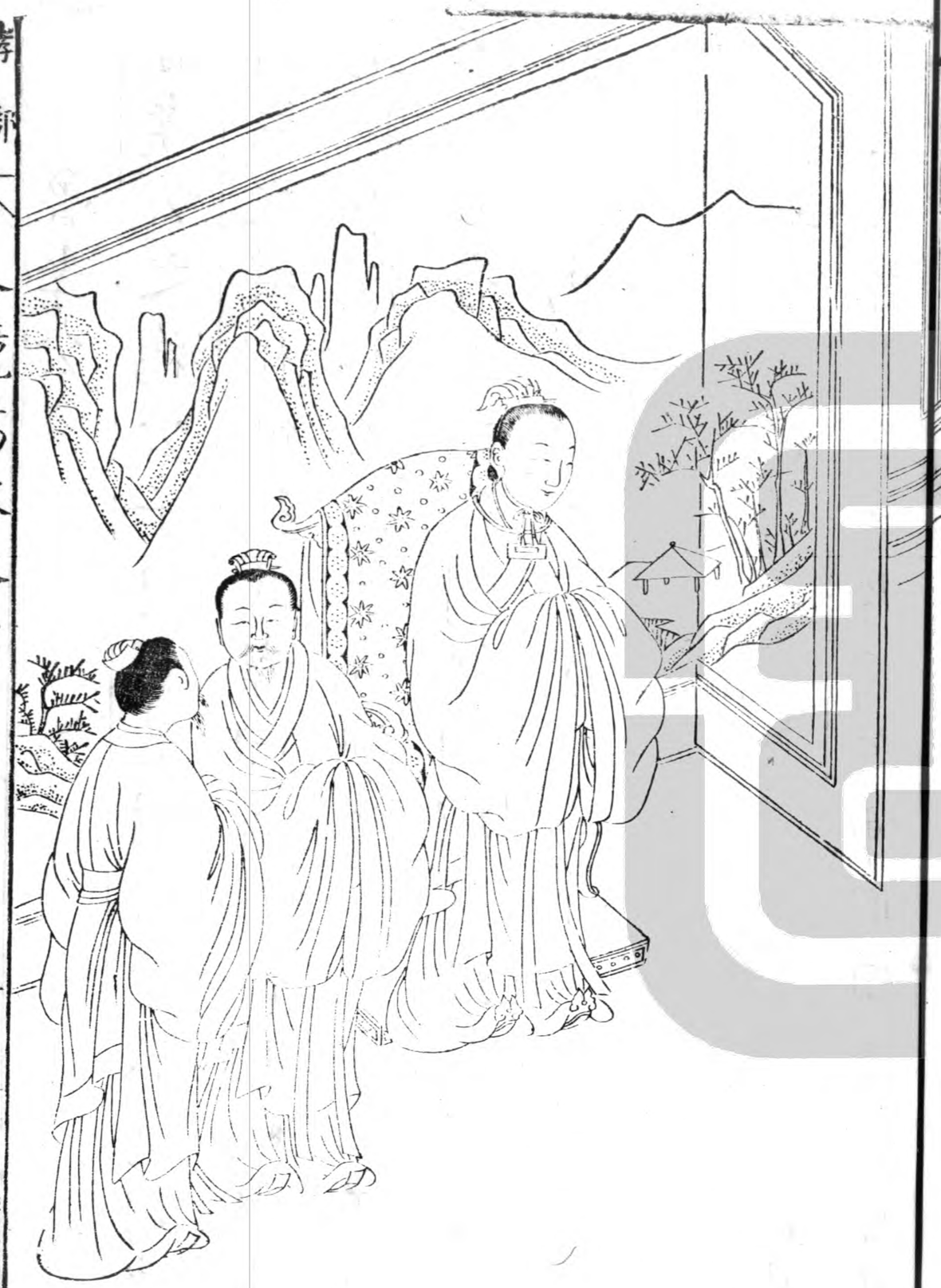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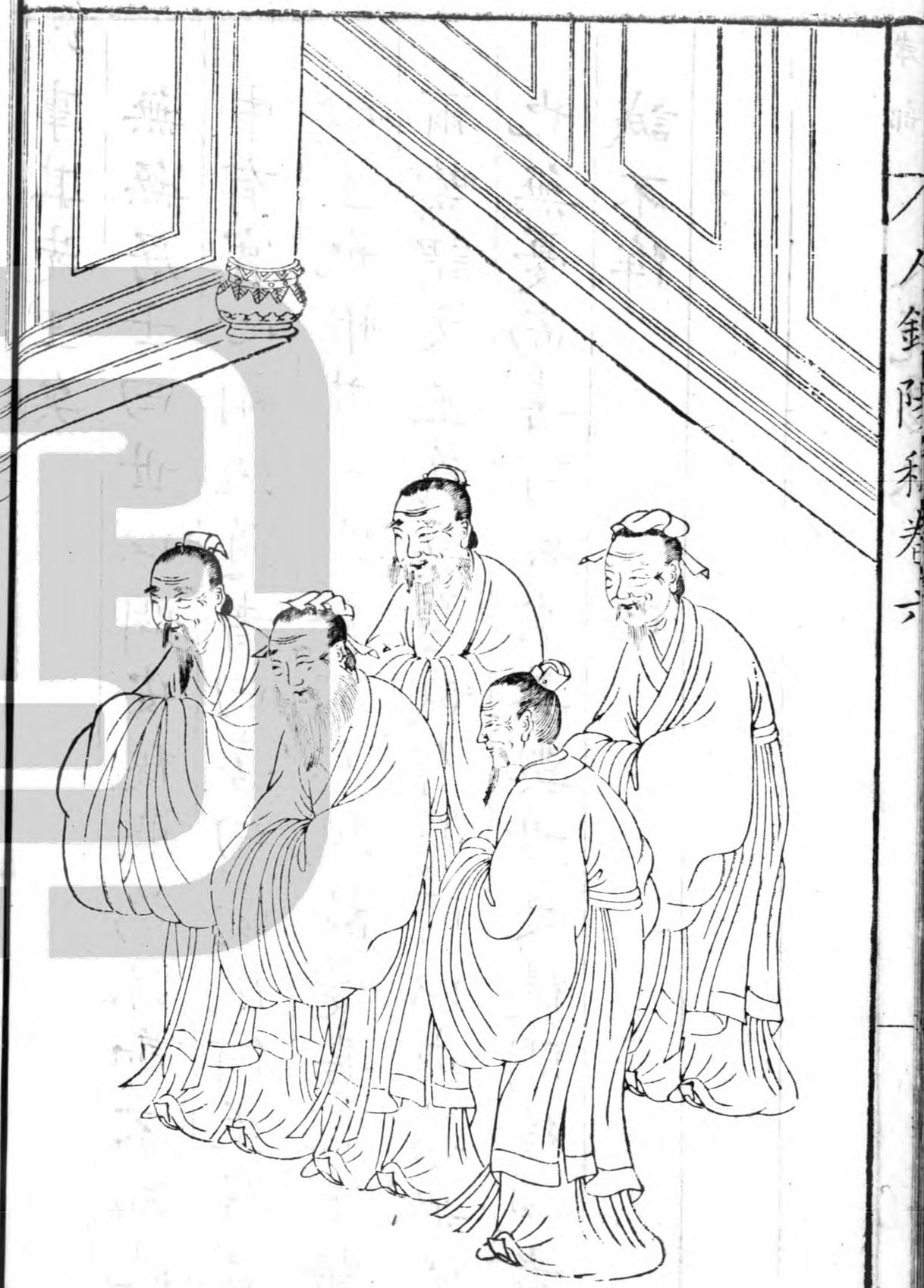


周文王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無無居士曰世以問安視膳為疎節不知此中有實心相流通者曰喜曰憂從何生哉實心生也惟其一寢食不忘親故憂喜露于斯爾疇謂文王為無憂哉有憂所以成其無憂也無憂而喜可知矣其與世之徒問徒視者誠不侔





魯孝公

魯孝公之為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神明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咨于故寔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為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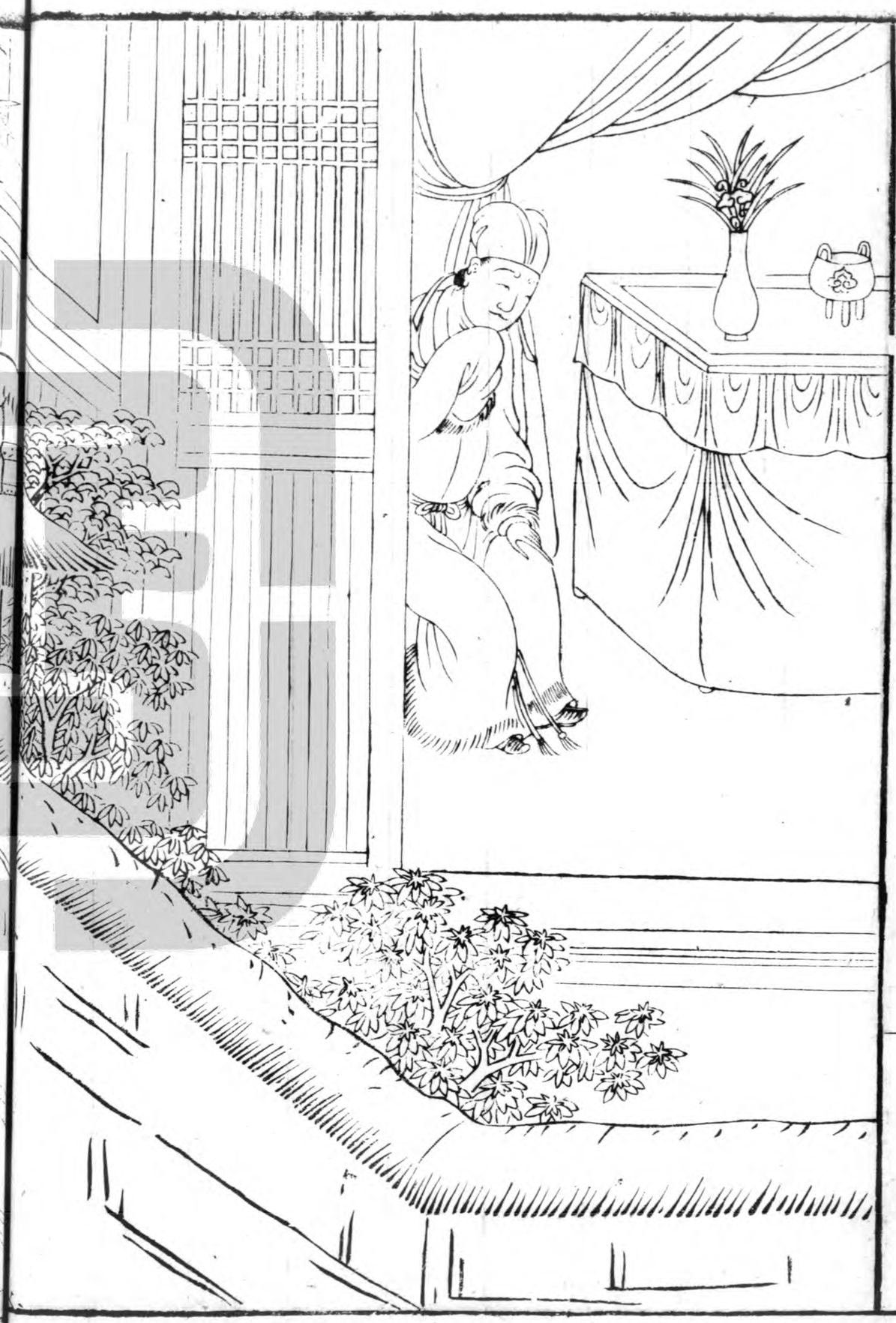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魯之先尊尊而親親本以忠厚立國者也耆老者國之神明問且咨之其為敬事者依然尊親之典矣神民之道一也能恭即能理矣比其衰也少長之間尚齗齗（銀辯爭貌）豈大亂之本生於斯耶不然哉

曾子

曾子養曾晳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常採薪於山中家有親客至母無所措乃噬指參忽心痛負薪以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噬指以悟汝耳及親沒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垂擊牛也）而祭墓不如鷄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八斛四斗）釜（六斗四升）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七尺）榱（崔屋椽）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無無居士曰子輿之孝孟軻氏可其養志然點之志詎（巨豈也）在飲食間求之母亦即飲食而俾（彼稚也）其曠蕩無涯者弗之隘（烏懈切陋也）爾與人同春浴沂風雩（于）本自有餘疇禁勿取有餘之問自是同人之懷也此而曰有其所供者大矣嗟夫南遊

炫赫（院耀光也）北鄉悲號志寧有已時耶故知子輿之養一夫子之與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一作季子皐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倚哭声）不文也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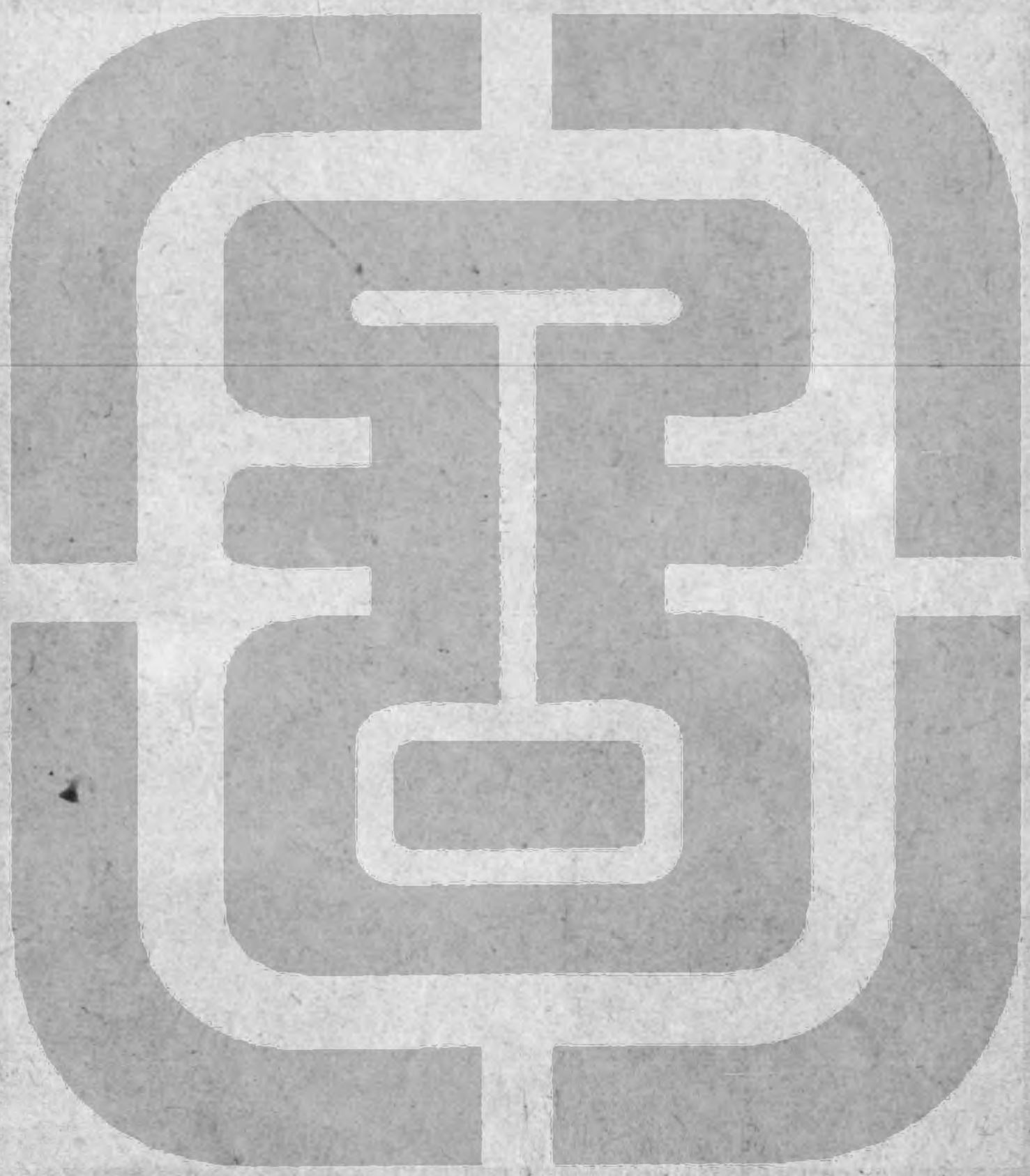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子羔在聖門以愚鳴則其孝行愚而孝也盖愚則質質有其文哉其哭而不偯有故夫至於化行之道則速矣余讀成人之歌而艷子羔之衰溥（普遍）也故曰柴之愚即參之魯二子之孝竟以是得之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
孝心不怠母嫉之所生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
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不覺失靷父責之損不
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啟父曰母在一子
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悔改待三子均一
遂成慈母

無無居士曰子騫以孝見稱於夫子傳溢外
內豈直處繼母乃爾良由孝心不怠尅已以
自盡也觀其體寒失靷而含酸茹苦之情可
掬矣至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可謂字字
酸心言言苦骨抵今讀之令人三復為之流
涕

河間惠王

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明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為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無無居士曰德為禮本未有德不明而禮能盡者也惠王脩父之行而自昭明德藩王之傲習滌蕩矣迪德（狄進也）以行無非禮制孝而忠也其宗室之肸（吸天也）僑（喬高也）歟